太平經國之書

周禮五官考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太平經國之書

鄭伯謙撰

本館據學津討原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太平經國之書

太平經國之書序

大中大夫山西左參政後學祥符高叔嗣譔

正德十四年。余以增廣生被試。策問周禮疑信相半之由。余方少。竊聞其槩。因以意對曰。昔孔子之時。周德方衰。而對魯哀公以文武之政。布在方策。人存政舉之說。及周益衰。孟軻氏始言諸侯去先王之籍。不得聞其詳。彼所稱方册與籍。豈謂周禮邪。孔子尚思興東周。孟子則直勸齊梁以王。當是時。不但其籍亡。雖有之。固不可爲邪。至荀卿之徒。李斯佐秦。遂取經籍。一切焚棄之。後世以爲皋。然使始皇幷天下。爲周武王。李斯有周公之聖。其時欲行周禮能乎。周之興也。深仁厚澤。垂十餘世。聖后繼作。禮樂法度。莫不講明。國以爲教。家以爲學。漸被陶融。非一日也。故周立爲天子。頒其政式。放於四海。靡然信從。事若畫一。不俟強勉。其來遠矣。秦則不然。以戰鬬爲功。以干戈爲業。法令已成。習俗已定。方其烹滅諸侯。而六合爲一也。雖有周禮。將安施之。而況後秦者乎。何也。先王之法。至周始備。至秦始滅去。此其會也。後世直用秦爲古耳。秦不復行周禮。明後世之不可行必矣。然則是書可盡廢邪。何爲其然也。三禮莫古於儀。周公所親定者。說文云。禮之字從豆、從曲、從示。示古神祇字。蓋先王於邊豆神祇之間。曲盡其意。於是乎錄其升降等其隆殺。故謂之禮。此其迹也。先王之意。有不在是者。周易觀之彖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先王以其誠敬之心事神。故下觀而化。故傳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今夫官名之設。內外之辨。崇卑之度。多寡之數。成周致治之具也。而所以致治。豈盡於是邪。故善爲治者。師其意而已。若周禮者。存之以考可也。

其略云耳。是時南原王先生督學。優之。其年叔嗣舉於鄉。後三年得進士。爲考功主事。始好是書。聞人有異本。不憚求之。同縣人按察副使田勤甫氏刊周禮集說。讀其中往往引太平經國書可觀取。恨不見其全。他日翰林學士姚維東氏云有之。傳以眎叔嗣。錄藏於家。後十年而爲嘉靖內申。上冬朔日刊於山西布政司。

太平經國之書序

宋　修職郎衢州府學教授永嘉鄭伯謙節卿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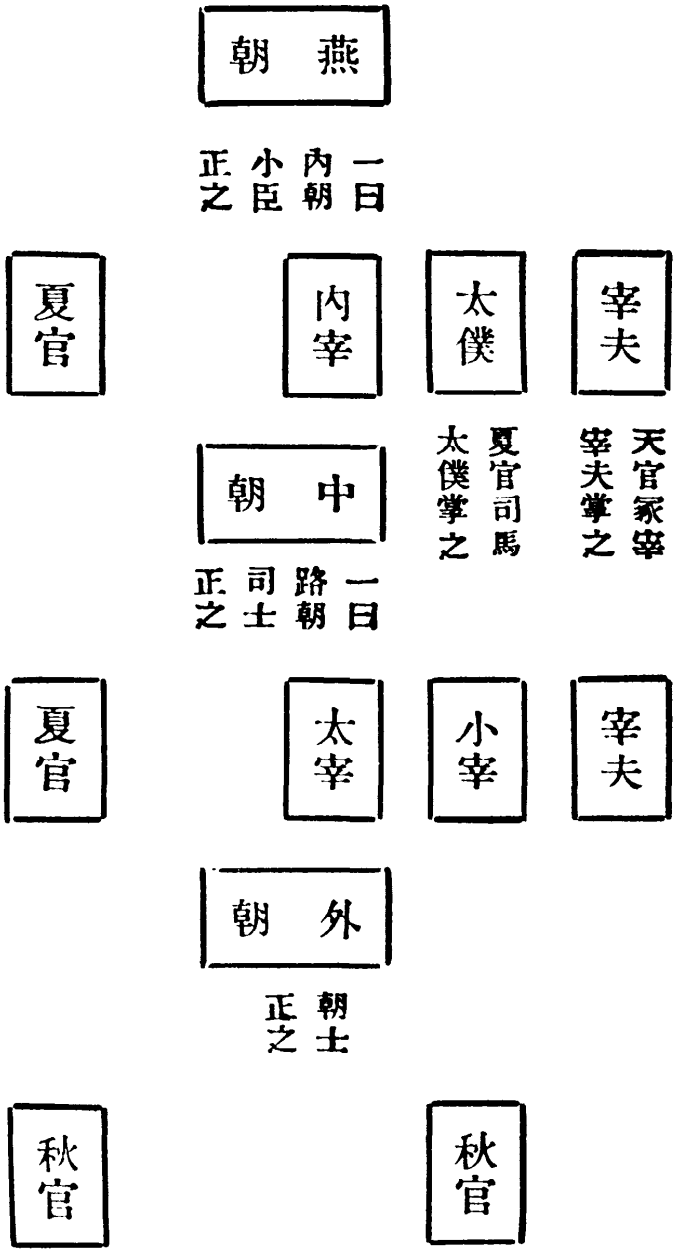
先王無自私之心。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三代以還。人主始自私矣。以天下遺其子孫。故不得不爲久恃無恐之計。然天下猶因其自私之心而獲少安於其間。至於秦、隋、魏、晉、南北之君。淫荒狂惑。則併與其自私之計而弗念矣。夫有天下而至於不愛己。固無望其愛民矣。而獨惜夫愛己者之所以及民。亦褊迫淺陋。足以躋時於小康。有不足以憑藉維持於無窮也。三代聖人之紀綱法度。憲章文物。所以本諸身而布諸天下者。甚設也。而尤周密詳備於成王周公之時。彼其處心積慮。上徹乎堯舜。下及乎萬世者也。外不懼天下之謗而私其跡。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內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患不作也。是故兼三王施四事。夜以繼日。盡吾精神心術而爲之。其兵農以井田。其取民以什一。其教民以鄉遂。其養士以學校。其建官以三百六十。其治天下以封建。其威民以肉刑。大本既立。然後其品節條目。日夜講求而增益之。其上則六典、八法、八則、九柄、九貢、九賦、九式之序。其次則祭祀、朝覲、冠昏、喪紀、師田、行役之詳。下至於車裝圭璧之器。梓匠輪輿之度。與夫書繢刮摩塼埴之法。又其細者。則及於登魚取龍擭麋之微。畢公所謂克勤小物者。周公尤盡心焉。蓋一而再三申復之。貽謀燕翼。後世豈無辟王。而皆賴前哲。以免流放之難。共和攝政。而天下復如故。龍漦作孽。宗周滅矣。猶能挾鼎璽而東。當戰國之相吞噬。周塊然而處其中。天下猶百餘年而宗主之。至於垂亡臨絕之際。自

分而爲東西。其子孫益繆戾乖忤。而弗念厥紹。故天下始去周而爲秦。法亡則周亡。天下後世。苟有下泉之思治。匪風之思周道。則陳淫檜亂之極。一變而復見豳風之正。聖人序詩。所以寓其意於十五國風之末也。秦人變古不道。不足深恨。漢氏去三代甚近。而去周爲尤近。不能因其自私之心。而講求周公致太平之迹。惴惴然。徒惟得失之重。而操心之危苦。智慮而盡防範。大抵不過爲握持天下之術耳。苟簡目前。非能深長之思。經久之慮也。封君古也。止於行推恩之令。井田古也。止於議名田之法。刑法止於定箠令。軍旅止於京師之南北軍。郡國之都尉。建官則倣秦舊。制禮則雜秦儀。學校則隸太常。而選舉則數路。鄉里則煙火萬里。其淺近功利。已略足以隨世而及民矣。然乍安而忽危。幾亡而僅存。終不足以垂裕而傳後。其當世敏秀奇傑之士。深見遠識。而有志於先王之治者。則或請定經制。或欲退而更化。或願建萬世之長策。每觀王符論漢家失業之民。歲至三十萬。則田賦鄉里刑法等制。益知其苟然而已。仲長統欲定吏祿。重三公之權。改稅法。更官制。沛然思惟善道。而有易亂爲治之意。論甚美矣。至於請廢封建。復井田、肉刑。亦復講之未精也。唐承八代之衰。太宗之所以造唐者。亦慨然欲庶幾先王之治。而補漢氏之缺。收召豪傑。相與修廢起墜。於貞觀一二十年間。稅爲租庸調。田爲口分世業。兵爲府選。士爲明經進士。官爲七百三十員。天下爲襲封刺史。然亦駁雜而不純粹。疏略而無統紀。未幾兼并不禁。課役不均。更租調爲兩稅。變府兵而爲彍騎。停世襲而爲州縣。不愛名器。而爲墨勅斜封。唐之子孫。固非善守法者。而立法之初。亦不得不分任其咎。當其弊端未見。天下因其自私。而亦得以獲苟安之利。一旦利盡害形。罅隙呈露。

則遂以大壞而不得支持矣。宋之元嘉。元魏之泰和。隋之開皇仁壽。夫豈不爲治安而言治者不之數。功利在人。及身而止。漢唐之事。何以異此。雖然。漢承亡秦絕學之後。不獨二帝三王之法度無復餘脈。雖五霸七雄區區富強之事。亦一埽而無遺。草創之初。大臣無學。方用秦吏治秦律令圖書。固難責以先王之制度也。唐自元魏北齊以來。授民以田。分民以鄉。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一二。繼以蘇綽之在周。約六典以定官制。而府兵之法。亦微有端緒。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五六。又繼以隋文帝之富盛。蘇威、高熲、本字·之損益。而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七八。太宗躡其後而行之。使其深觀詳酌。纖悉委曲。有以補前世之未備。則以唐之治。爲周之治。日月可冀也。而僅以若此。此豈無所自哉。世變不古。功利之蟠結於人心。而此書之宏博浩瀚。讀之難曉。而說之易惑也。彼其煨燼於秦火。貶駁於漢儒。好古如武帝。反謂之末世濱亂不驗之書。伏藏泯沒於山巖屋壁之間。漢之末年。雖入秘府。竟未嘗一出而試之於治。其後劉歆取以輔王莽。五均六斡。列肆里區皆有征。天下騷然受其弊。其餘杜氏不過能通其句讀。馬、鄭諸儒亦止於作爲訓詁而已。隋唐之間。文中子講道河汾。頗深識其本末。以爲經制大備。後世有所持循。然徒載之空言。不及見之行事也。唐太宗嘗與羣臣語及周禮。而房、杜、魏徵雖出王氏之門。然本無素業。留宿中書。聚議數日。竟不能定。問及禮樂。復不能對。大本既失。他何望焉。宋朝王氏以儒學起相熙豐。又嘗一用周禮而計利太卑。求民太甚。其禍甚於劉歆。伊洛老師。橫渠張夫子。固習周公者矣。而又不及究其志。蓋自有周禮以來。若孔子文中子。及伊洛橫渠諸子。則恨不及用。房元齡、杜如晦、魏徵。則愧不能用。漢之劉氏。宋朝之王氏。則

又悔不善用。自漢唐以至今日。天下之治。所以駁雜而難考。弊壞而不可收者。大抵出於是三者之間也。是以時君世主。厭薄儒生。姍笑王制。悉意於淺功近利。就其自私之心。而姑爲是目前苟簡之謀。儻可以維持一世足矣。不暇及此宏闊之談也。嗟乎。千載之下。有能起周公之治者。學者所不能而見也。有能講明周公之制者。學者所不能而辭也。

成周官制圖



小宰掌官刑以貳太宰宰夫掌朝法以貳小宰皆通內外之官也故太僕傳言於宰夫宰夫傳言於小宰小宰傳言於太宰又有內宰雖掌治王內之政令亦屬於太宰以此見周之宮中府中實合於一體也

秦漢官制圖此圖俟再考

秦

內朝
- 尚書　四人有令丞
- 尚書
- 中丞

外朝
- 少府　少府令四人在殿中主發文書故曰尚書漢因秦制公卿皆因以奏事
- 少府
- 公卿

西漢

內朝
- 御史中丞　領尚書事御史大夫屬官也

外朝
- 丞相之制
- 御史大夫　丞
  - 郡守
  - 中二千石
  - 諸侯王
  - 九卿
  - 京兆尹
  - 將軍
  - 司隸校尉
  - 大夫
  - 博士
  - 議郎

東漢

中朝
- 御史中丞
- 尚書
- 宦官

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給事中以上五項係加官也

漢官制圖

丞相

兩府

御史大夫

丞相司直

司隸校尉

侍御史

御史中丞

部刺史

繡衣御史

舊有四圖。一曰宰夫之官。分爲尚書、中書。後遂成兩省。二曰宮正、宮伯之官。分爲光祿勳、衞尉。後遂成門下省。三曰自膳夫至腊人。凡鳥獸魚鼈烹庖之事。自酒正至掌次。凡酒漿醯醢幕帟幄次之事。分入少府。自醫師至獸師。分入太常。亦入少府。自少府而下至掌皮。內一項財則分入少府。外一項財則分入大司農。四曰自內宰至內師服以下。凡宮中使令人。分入於大長秋。

漢南北軍圖

衛尉兵　二萬人見武紀建元元年郡國材官騎士番上以充之

京兆　十二城門校尉屯兵

期門　亞屬光祿勳

羽林

中壘北

屯騎北

步兵北

越騎南

射聲北

胡騎南

長水南

虎賁北

八校包南北軍

郡國　有材官騎士

內北軍

中尉兵　掌巡徼京師即三輔之兵番上以充之

外南軍

馮翊

扶風　北軍屯於宣曲池陽

八校

衛將軍　文帝置後復罷之

太平經國之書目錄

卷首
成周官制圖　秦漢官制圖
漢官制圖　漢南北軍圖
第一卷
教化　奉天
省官　內治
官吏　宰相
第二卷
官民　官刑
攬權
第三卷　稅賦
養民
節財

第四卷　考課
保治
第五卷　相體
賓祭
第六卷　內外下
內外上
第七卷　臣職
官制
官民
第八卷　奉養
官衛
祭饗
第九卷　醫官
愛物
鹽酒

第十卷　理財　內帑
第十一卷　會計上　會計下
內治

太平經國之書卷第一

宋　鄭伯謙節卿　呂園

教化論六典以爲民極

或問周公之敍六典也。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之下。每終之以爲民極。此特建國之始耳。未見其有與於民也。民何以遽取極於此哉。曰。先王之教天下。未始有精粗本末之間也。司徒大官名曰教典。自今職職而考之。六十官之內。大抵皆分晝鄉遂。整理田疇。征斂財賦。職掌山澤。與夫市井門關之事。師田行役。祭祀喪紀。冠昏鄉社之法而已。有如鄉大夫州長族黨之職。則不過屬民讀邦法。師氏保氏。諫救調媒之職。則不過掌國中得失之事。其曰十二教。曰三物之教。曰五禮六樂之教。教之條目甚設。而教之官屬不詳見焉。先王之教。固與夫後世事文墨語言誦說傳授者不同也。有如王之立朝。后之居市。朝之居前。市之居後。公卿大夫之在朝。百工商賈之在市。人見其爲辨方正位而已。經涂之九軌。降而野涂之五軌。宮隅之制。而以爲諸侯之城制。都之經涂。體野涂焉。諸侯之經涂。體環涂焉。人知其爲體國經野而已。朝官居朝。市官居市。卿大夫王后入市則有罰。二鄉則公一人。一鄉則卿一人。由此而統六遂。由此而倡九牧。人知其爲設官分職而已。孰知其所以定民之志。而爲教之大者。固在於此邪。夫朝不混市。野不踰國。人不侵官。后不敢以奸王之權。諸侯不敢以僭天子之制。公卿大夫不牟商賈之利。六卿九牧。相屬而聽命於三公。夫彼皆民上也。皆富且貴焉者也。而尺寸不敢踰一毫。分守不敢易。所以習民於尊卑等衰

階級之中。消其亡等冒上之心。而寓其道德之意。蓋孔子所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賤不亢貴。卑不踰尊。舉一世之人。皆安於法度分守之內。志慮不易。視聽純一。易直淳龐。而從上之令。父詔其子。兄授其弟。長率其屬。何往而非以爲極哉。嘗讀晉之國語。每歎絳之富商民韋藩木楗過朝之事。以爲富商之饒於財。使之澤其車而華其服。非不足也。而必易車服於過朝之際。不敢混然。與士大夫無別焉。民志之定。而中道之存。成王周公之遺化。固隱然在此也。古人教民之意深矣。且不獨周公然也。康王命畢公以康四海。不出於表宅里、殊井疆、畫郊圻之間。周公陳先公風化之由。惟在於于耜舉趾。條桑載績。播種稱艾之事。孟子以五穀魚鼈不可勝食。與使民養生送死無憾。爲王道之始。韓退之以士農工商之民。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位。推而至於宮室桑麻粟米蔬菓魚肉之物。而歸之於道化之原。皆此意也。後世王制不明。道揆法守不立。本末源流之論不講。而左右前後尊卑貴賤之際。聽其相冒而相易。類聚羣分。日用飲食交際。文爲之間。無復有能寓吾道德之意。天下之人。旁觀而習見之。耳目亂而分守易。秉彝者雖不泯滅。而生厚者因物有遷矣。君臣之閒。方以因民出治爲美談。開設學校。置博士弟子員。下詔勸學。以風勵四方。以改易萬民之觀聽。儒者又從而訣之曰。是有志於教化者。名存而實不至。疏漏而無統紀。可以善人之形。而不可以善人之心也。上爲文具。下爲觀美。相與爲欺而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以爲示弗率教化者。是罔民也。漢事文墨。晉尚清談。統紀不明。同歸於亂。大司徒教典之意。六官以爲民極之說。誰與講明而告君

者.

奉天論天官冢宰加官

或問冢宰一官.其屬六十.顧未始有一事之關乎天者.而冢宰謂之天官何也.曰.此加官也.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凡天地之運化.四時之作訛成易.事之關於天者.羲和職之.教化禮樂之要.兵刑財穀之司.虞工納言之職.十有五人之職.所以分天下之萬事.而治之者也.至周以來.則省九官.以爲六卿之職.又省六子.以冠六卿之號.以虛名而加實職.併而授之.所以寵而尊之也.漢之官制.猶爲近古.大司馬六卿之職武事者.彼霍光領尚書耳.內主公卿事.外掌四方章奏.於司馬何與邪.而大將軍之上.必冠有大司馬之名.此正祖天官冢宰之故意也.或曰.古者聖人重天道.伏羲有神龍之瑞.故以龍紀官.黃帝有慶雲之瑞.故以雲紀官.共工以水.神農以火.少昊以鳥.顓帝之後以民.則重黎、勾芒、祝融、后土、蓐收、元冥、是也.帝堯之興.以天地四時.則羲和及四子是也.帝舜之興以五行.則益火、稷穀、禹水、是也.今成王周公之建官.考前世之制.而兼其長.必若所謂虛名加實職.則事之關乎天者.其屬之誰乎.曰.子以爲古之大臣.其所謂寅亮天地.而燮理陰陽者.若歷官、星翁、文史、卜祝之所爲乎.凡論道經邦.以轉移人主之心術.而釐正天下之萬事者.皆寅亮燮理也.皆對時育物.撫五辰而熙庶績者也.是故日月之薄蝕.百川之沸騰.詩人所以刺卿士.穀、洛之鬬.太子晉以歸咎於執政焉.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閒然者.雖聖人之能事.而天臣實輔佐之.其誰曰.人事之非天理也.如天官於冢宰之上.其尊大臣也雖至.其所以責天臣也益深.

省官論天官冢宰兼官

或問太宰至旅下士。其爲官凡六十有三。而爲府者六。爲胥與史者。皆十有二。而爲徒者。百有二十何也。曰。此皆兼官也。專官行事則不足。兼官行事則有餘矣。蓋自唐虞以來。禹以司空而兼百揆。羲和以二人而兼四岳。及舜二十二人之咨。則四岳實一人兼之。古者官不必備。惟其人而已。有其人則備。無其人則兼。是以周官之作。實倣唐虞之制。而官事不攝。吾夫子所以深責管仲。變先王之法也。以三公言之。召公爲保。周公爲師。而太傅無有焉。召公實兼之也。周公既沒。召公爲保。而太師太傅無有焉。召公實兼之也。不惟此也。三公之下。實有三少。當時不見其人。召公又兼之。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衞侯、毛公。是六卿之長。召公又兼之。蓋一人之身。而兼總七職矣。抑不惟此也。當是時。三公三少。既難其人。而六卿之官。亦不必備。周公以三公兼冢宰。召公以三公兼宗伯。蘇公以三公兼司寇。畢公、毛公。以三公兼司馬、司空。惟成王之季年。芮伯、彤伯、衞侯。實專領司徒、宗伯、司寇之職。其餘大抵皆兼官也。其大者猶兼。而況於百官羣有司乎。故嘗以周禮考之。二鄉則公一人。是三公兼鄉老也。一鄉則卿一人。是六卿兼鄉大夫也。軍將皆命卿。是六卿又兼六軍之將也。甚者。太公以太師而兼司盟之職。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是也。蘇公以三公而兼太史之職。太史司寇蘇公是也。故夫六官之中。以春夏秋冬爲通率。以多少相乘除。大約一官凡五百人。則六官凡三千人。而其兼行權攝者。意其必相半焉。（天官卿大夫命士、三百五十餘人、地官除鄉遂、山、虞、林衡、司門、司關、不可考。倘四百餘人。春夏秋三官、凡五百餘人。是六官通率之、凡三千人也。）是以局分不必設。府史胥徒不別置。雖置而其數亦未嘗過濫也。日不見

鄉老遂師而下乎府史胥徒四者俱無有何獨於天官冢宰而疑之也若夫專官行事勢宜多而不宜省則獻人之與甸師其徒皆三百人而春官御史其史則百有二十八矣

內治論天官冢宰屬官

或問三公與王論道經邦當時下兼冢宰而其所統六十官之屬往往皆士大夫所不屑爲之務何也曰此固所以論道經邦也人徒見夫內外庭宿衞之士士之賤者也烹庖饔膳之事事之辱者也魚腊酒漿醯醢之物物之微者也次舍幄帟裘服爲末用而宦寺嬪御灑掃使令爲冗役也而不知夫三代以還所以蠹壞人主之心術而侵奪大臣之權柄者往往皆是人爲之蓋公卿大臣其內外則有限其進退則有時不得日侍人主之左右前後也若夫侍御僕從之人備趨走使令之職而人主宴私玩狎之際無不與之同焉比其極也則變換其耳目感移其心志伺候以和其旨夸靡以中其欲小廉小謹以市其信人主一墮其中則亦何所不至哉故雖以文武之聖而侍御僕從猶樂於得正人而周公之所以相成王而詔後世者又不獨見於太宰之屬他日立政之作尤拳拳於綴衣虎賁趣馬之微焉昔者先王之時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而前巫後史卜筮瞽侑凡所以在左右者無不致其謹焉用能保護君心養成聖德宦官宮妾便嬖側媚得以趨走使令於前而不得以乘間取榮寵竊威福也周公之深智遠識固有見於此是以亂萌禍機之所在無不究極用見古人輔相之事業皆格物窮理之學要非屑屑然樂親羣有司之細務而後集權勢以尊己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後世識此意者諸葛孔明一人而已漢初猶存此

意。士大夫所不至者。惟後庭爾。朝夕出入禁闥。洞然無內外之限。故人主親士大夫之時常多。而親宦官宮妾之時常少。日見正事。日聞正言。心安而耳目熟。論道經邦之地。固造原立本於此也。自武帝宴遊無度。於是外庭日疏。內庭日親。公卿大夫一切隔絕不接見。而小人獨在左右。事趨媚矣。大臣無權。而小臣專權。異時關內侯騎都尉之爵。下及於烹庖樂工醫師之賤。至鳴玉而曳組。房闥有制政之漸。妃妾起巫詛之風。閹寺擅廢立之權。夫誰得而制之。微物細事。其傾禍毒國。至於此烈也。而今世儒者。顧方不屑意於天下之細務。溺意高遠。學僻而事左。異日敗理傷化。則往往起人主厭薄之心。是故書生之清談而迂闊者。不足怪也。論道經邦之事業。當於太宰屬官而求之。

官吏論六官府史胥徒

或問府史胥徒。庶人之在官者也。先王之時。無曠官。無遊民。彼在官者。以何人爲之。祿足以代其耕也。以何祿賦之。以一歲而更邪。或終身而充邪。抑免其家之徭役與否邪。曰。學周禮者。其論此固多也。而未有愜人意者焉。蓋其說則曰。民自民也。吏自吏也。一日爲之。則終身居之。此則不可之大者。夫終身爲吏。異時既老且死。誰其代之。謂其子孫繼之邪。則不幸有愚不肖之嗣。何以遽服公家之役。謂其子孫不得繼邪。則常削其祿而授之田。彼素不習農畝之人。何以遽安耒耜之勞苦。不然。一人爲吏。則一家世其祿也。先王之祿地。固無若是多也。後者之來。將何以待之。余嘗考之矣。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此兵賦之定數也。甸出長轂一乘。此車賦之定數也。司馬法則曰。井十爲通。通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三百

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積而至於終。則爲士徒者四百。又積而至於同。則爲士徒者三千。夫以周官甸法考之。甸六十有四井。受田之民。五百一十二家矣。今士徒乃止於三十何邪。說者以爲此調兵之法。先王寬民力之意。故兵者視農者而損。行者視居者而益。不知王畿之兵。未嘗輕出。何爲而遽發之。就如其議。則均之爲兵耳。使居者處其安。而行者處其危。得無有未平乎。司馬之所征。是固府史胥徒之所出也。嘗考是四者之數。於六官之中。蓋冢宰一官。則二千六百六十有六。宗伯一官。則二千三百四十有一。司馬則三千二百六十有五。司寇則二千六百五十有七。四官之數。固已萬人矣。又況地官無常數。多官散落不傳。雖權行兼攝。官未必置。而府史胥徒。未必實有。而其數固已多矣。不調諸民而充之。其誰實爲之哉。然則是徒之征。其爲府史胥徒之用昭昭也。蓋自六鄉而至六遂。自六遂而達三等采邑。凡受私田而爲民者。其有德行道藝。則大司徒三年大比而升之。升於司徒。則不征於鄉。其止於有才有力者。則大司馬立法而征之。吏調迭發。以給公家之徭役焉。其上者爲府爲史。其次爲胥。又其次則爲徒。上以充宿衛。下以給官府。其在官則祿於四郊。其任事則止於一年。其受代而去。則復業於百畝。一人去之。一人居之。今之爲吏者。乃昔日之爲民者也。今之爲民者。又後日之爲吏者也。閭閻之利病。田里之囏阨。夫家之衆寡。馬牛六畜之登耗。政事法令之可否。上下相諳。彼此相恤。更處而迭爲之。吏無所狥於民。而民無所苦於吏。先王維持天下之政。固不惟公卿大夫士而已。雖府史胥徒。亦有助矣。

宰相論太宰建邦六典

或問六卿分職。各率其屬。見於周官之篇。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見於小宰之職。自治典至事典。截然分畫。宜若一定而不可易。今太宰之職。顧曰掌邦之六典何也。曰此太宰兼行六卿之事也。自其分職而言之。凡朝廷之事。固屬之太宰。國中之遠郊近郊。大都小都。公邑家邑。凡郊幾之事。固屬之司徒。職方氏、土方氏。以至擪人。凡邦國之事。固屬之司馬。禮屬宗伯。刑屬司寇。工屬司空。自太宰之兼行六卿而言之。則六典、八法、八則、八柄、八統、九職、九賦、九式、九貢、九兩。凡此十條。皆經國之大綱。政事之條目。而散見於三百六十官之中。太宰實舉其綱而攝其要焉。又非獨曰格物窮理。克勤小物而已也。蓋唐虞三代建官之制。職事分於下。而權綱合於上。非泛然而無統也。四岳通內外之官。羲和之長也。羲和則實聽於四岳百揆宰相之職。百官之長也。九官則實聽於百揆。百揆統九官四岳。四岳統羲和四子。比附聯絡。天下之治。雖非一二人爲之。而實一二人能使之。成周之制亦然。三百六十屬。聽命於六卿。而六卿聽命於冢宰。冢宰實三公兼之。渙散分析之中。而有比附聯屬之勢。自今職職而考之。太史內史。掌六典八法八則八柄之貳。春官之屬也。而典法之正。則在於太宰。太僕掌諸侯之復逆。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夏官之屬也。而臣民之總。則掌於宰夫。司士掌朝儀之位。秋官之屬也。而治朝之位。宰夫掌之。泉府、廩人、倉人、掌財用。地官之屬也。而貨賄之出入。太府掌之。內外朝之冗食。地官羣人之職也。而宮正、內宰。則又均其稍食。王朝之服飾。春官司服之職也。而內司服至屨人。則又掌其服飾之用。自宰夫之下。夏采之上。六十官之內。三百六十官之職。錯綜而互見焉。並建六典。兼

行六卿。天下萬事。凡有關於理亂安危之大者。則無不合然。在其掌握之中也。蓋古者三公無官。惟與天子坐而論道。故設六卿以分主六典。而三公實統之。三公既兼冢宰。則六卿之六典。非冢宰而誰建邪。此事權之所以合於一。而國家所以無多門之政。自漢以來。則失之矣。有三公又有九卿。而丞相、御史。未嘗行九卿事。觀武帝時。桑宏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倪寬等推文學。九卿更進用事。不關決於丞相。而大臣之權盡去矣。嗚呼。人君之爲天下。如欲稽古正名。而使事權之合於一。苟舍周官。未有不泛然無統者矣。

太平經國之書卷第二

官民論二典官府萬民

或問周有三公。有六卿。今太宰經理邦國。其職則治官府而紀萬民。事權之重如此。其所以異於三公者如何也。曰三公論道。燮理而已。不親治也。況當是時。三公既兼太宰。則治之事權。非太宰典而誰專之。太宰建邦六典。余嘗論之矣。此不復述也。太宰之所當論述者。則其所主之百官萬民耳。然太宰實專主百官。司徒實專主萬民。學周禮者。苟得其說焉。則二官節目。皆可以迎刃而解也。且禮刑政事之典。均曰百官。而獨於治典。則曰以治官府。以紀萬民。於教典。則曰以教官府。以擾萬民。變百官而言官府。說者以爲天地二官。不拘其數。所以尊之也。是則然矣。而未究其大旨也。周官之書曰。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前有六典。後有周官。皆周公所作也。六典則合官民而並職之。周官則分官民而各掌之。何也。治道之要。莫切於設官而置吏也。官吏不職。則治道爲之不振。立國之本。莫切於愛民也。民生不遂。則國本爲之不立。是以太宰專主百官。凡其八法之所治。八柄之所馭。歲終之所廢置。三歲之所誅賞。凜凜然有不可犯者。故雖六卿各率其屬。而趨事赴功之際。聳動警飭。而不敢不勉者。無非所以奉冢宰之治也。司徒專主萬民。凡其十有二職。十有二政。十有二教。三物之教。五禮六樂之教。斷斷然有不敢忽者。故雖六卿各主一鄉。而聯事合治之際。纖悉瑣碎。而不敢不盡心者。無非所以奉司徒之教

也。司徒、太宰。是以獨曰官府。而小宰爲之貳。宰夫爲之考。一則曰官府。二則曰官府也。府之爲言。百官之所總。而萬化之所關也。雖然。九職、九兩。太宰非無與於民也。特紀綱其大者而已。命鄉論秀。司徒非無與乎官吏也。特教養之於初而已。六典合而言之。周官分而治之。二書蓋相爲表裏也。成周之治。大抵自上而達於下。自內而推於外。端本以澄源。詳近而略遠。故六卿各主一鄉。一公則率二卿。且太宰、司徒。當時既以二公兼之。其外四卿。意當時亦必以此二公率之。一以率畿內之官。一以率畿內之民。本立於上。而末自舉於下。治教行乎王畿之近。而若吏若民。自風動乎四方萬里之遠。所謂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天下之大。舉無異乎一堂之上。所謂行法自貴始。王化自近始。建首善自京師始。其道蓋如此也。周衰。此意不存。六卿分職。不足以倡九牧而阜兆民。邦畿千里。不足以正萬民而假四海。亂發於上。而禍及於下。本實先撥。而枝葉受其害。成王周公。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之政。靡有子遺矣。夫世未有誅賞不行於百官。而能使百官戒懼。不敢易紀律者。未有生聚教訓。勸相勞來。不加於民。而能使海內革心易慮。以聽上之所爲者。穆王欲興文、武、成、康之治。雖未見其能復還太宰之職。而命君牙以爲周大司徒。又命伯冏以爲周太僕正。而正於羣僕侍御之臣。考之周禮。太僕傳言於宰夫。而宰夫聽命於太宰。此不可謂不知本矣。厲王板蕩。無綱紀文章。陵遲至於幽王。厲階之生。實起於二官之失職。故家伯維宰。番維司徒。詩人疾而刺之。而十月之交之詩所以作也。然則後世欲復成周之治。當先治官與教民。欲無一官之不職。無一民之不善。當先復太宰與司徒。

官刑論官府都鄙法則

或問周官一書。成王所以勸其羣臣者。寬厚溫和。惟恐其或傷。周禮之一書。成王所以御其羣臣者。嚴厲督責。惟恐其或敗我事。何也。曰。勸之之辭徒詳。而治之之法不繼。則無以聳聽而起其怠。人情於此。亦未必有退聽而從命者。是故內而官府。凡治教禮刑政事之屬。外而都鄙。凡王子弟公卿大夫之衆皆有法則以治之。蓋貴有常尊。賤有常卑。賤者不嫌於無法。故未嘗忘教。貴者不嫌於無教。故行法必自貴者始。夫是以官刑之所糾。官計之所弊。舉辨會聽經正之別。刑賞祿位廢置之馭。凜若秋霜。隱若雷霆。不可犯也。曰法曰則。其名雖異。其用則同。而或者以爲詳法而略則。所以詳內而略外。猶禹貢綏服三百里。曰揆文教。要服二百里曰蔡也。噫。先王之治天下。固有詳略之不同。而千里之王畿。三等之采地。未遽略也。八法以治官府。既見於太宰。而六敍六屬以下。復述於小宰。是官府之治固詳也。宰夫掌治法。以考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司會掌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則都鄙之治。豈得以爲略乎。且獨不見祭祀以馭神乎。先王設禮樂教化刑罰慶賞。不獨以經理其生民。雖幽而鬼神無不及焉。是故順成之方。八蜡乃通。有功者無不報也。犧牲既成。粢盛既潔。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無功者不可奪也。彼其幽而無形。深而不可考。曖昧恍惚而難及。以政者。先王不敢不致其詳焉。而況於爲吾之官吏乎。是故都鄙之治。所謂法則以馭其官者。卽官府之八法也。所謂祿位以馭其士者。卽官府之六敍也。其餘廢置刑賞。莫不皆然。觀先王之治都鄙。夫亦自其所難及者。而觀之耳。日月寒暑。堯秩敍而賓餞之。江河淮海。禹疏

導而平治之天地之大也先王猶及以政曾謂官府都鄙而遽有詳略之分乎謂詳法而略則詳內而略外不能觸類而觀之者也不足與論先王之治

攬權論八柄八統詔王

或問太宰主羣吏司徒主萬民而吏民之事太宰又得以兼行之天下萬務無不在掌握中而八柄馭臣八統馭民太宰必以詔王何也曰凡邦之小治則冢宰聽之柄謂權柄之大也統謂統御之大也出乎法令之外而行乎操縱闔闢之間是非人臣之所得爲也蓋聖人之道有經有權經者法之常而權者法之變使聖人之爲天下一切聽於法而無操縱闔闢之權以變通之則吾之爵祿生殺有時而窮而人情取必之餘亦有時而玩是非可常之道也故自八柄而言之有德者宜貴也或無爵而未貴有功者宜富也或無祿而未富非所可予而有私恩之施以爲幸非所可赦而有私義之免以爲福置之尊貴而使自愛奪其榮富而使貧窶罪重於過而或止於廢過輕於罪而或抵於誅此皆人主之所用以爲聳動天下之具而不使人有自必之心者也自八統而言之親故賓客固當敦敬而尊禮賢能勳貴固當任使而保護然恃恩者常易驕恃才者常易傲而服勤盡瘁之士亦不能無累日取貴之心今也親親未已而賢賢繼之尊尊貴貴未已而下下繼之內朝序齒忽變而序爵於外朝投壺燕射序賢或變而序官於宗廟不拘於一而迭出於八此又人主之所用以爲轉移變化之術而不使有自恃之心也施不測之恩用不測之威我可以取必於人而人不可以取必於我使一世之人皆有以奔走而畏慕而不得以邀持而固必暫

出於我。而天下之人被之者。鼓舞而喜。慘怛而悲。此豈非權柄統御之大者乎。太宰雖尊。人臣也。如使人臣而亦得以擅權柄。專統御。擺落乎法令。而雜用乎經權。則繩墨廢而法守亂。末流之弊。將至於蕩然自肆。誣上行私之人。皆得藉口以專其欲矣。周公所甚慮也。其大者歸於王。而其小者則守於冢宰。其權而變者。歸於王。而其經而常者。則守於冢宰。若內府供王之好賜予。及冢宰之好賜予之常者也。若司會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此廢置之常者也。若小宰之六敍以正其位。以置其食。此祿位稍食之常者也。若表記言周人之親而不尊。祭義言周人貴親而尚齒。此親親之常者也。太宰守其常。故其待百官萬民。有一定之法。人主用其權。故其疾速進退。皆在我。而百官萬民。不得執法以要其君。雖然。權固人主之所得用也。而必待太宰之詔。此亦慮其所終。而稽其所弊矣。君相之間。相濟而相維持者如此。成王周公之世。王朝之上。所以無一官之不盡其職。而王畿之內。所以無一民之不入於善也。蓋天下之人。見太宰必然之法。則不敢以不自盡。見人主或然或不然之權。則內不敢以自恃。外不敢以自必。激昂振厲。惟知自強於爲善而已。昔者嘗觀諸夏商與齊魯之事。則大異於周矣。蓋夏后氏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至於憨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商人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至於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及太公治齊。舉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簒奪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浸衰矣。蓋齊之所爲。無以異於商。而魯人之治。則夏后氏之治者矣。用必然之賞。用必然之罰。必親親。必尊尊。必舉賢而尚功。取其一定者。而固守之。其末流固至於此。此宜周公之所懲也。爲之定法。以自守

於其下。使人主時用其意。而操縱闔闢於其上。上下相與。出於必然不然之中。然後可以振厲人心於無窮。

太平經國之書卷第三

養民論太宰九職任民

或問先王井天下之田。分天下之民。凡民皆受田。凡受田皆爲農。而太宰之九職。三農九穀之外。又有園圃、虞衡、藪牧、工、商、嬪婦之民。未免有農末之分。何也。曰。此卽受田之民爲之。非其餘力則有餘夫也。至於臣妾。則男或一夫。女或一婦。既不可以受田於公家。其勢必服役於私室。先王於此。則使之聚斂疏財。以取其利。若九兩之主。以利藪以富是也。（某以供喪事。茅以供祭祀。芻蕘以飼國馬。今時人取草以飼牛。取萍以飼犬豕。負冰拾髮。竹頭木屑。皆疏材之屬者也。）閒民則私田九一之餘。公田十一之外。既不從事於園圃虞衡藪牧之地。又不從事於工商嬪婦之業。先王於此。則使之轉移執事。以共其利。若司徒之生材里宰之鋤粟是也。蓋嘗因事論之。以爲先王與民爲生。後世則民自爲生。至於今世。民無以爲生矣。夫與民爲生。吾不敢以望後世矣。而聽民之自爲生。獨不可乎。不聽其自爲生。而至於無以爲生。民病則極矣。而暴君汙吏。又從而朘削之。征科色目。百出而未已。日夜疾視其民。而斂之若讎。不至於貧蹙潰散則不止。則夫無以爲生之民。於是有輕用其生者矣。非復有依依不忍去之意。於垂亡臨絕之餘。如先王之季世也。嘗觀周之先王。其所以與民爲生。非一事也。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使之相養相生。如是足矣。爲之比、閭、族、黨、州、鄉。爲之鄰、里、酇、鄙、縣、遂。爲之溝洫、澮川、畛、塗、道、路。以安其生。爲之禱祠、醫藥之政。爲之賙救補助之法。以衛其生。如是又足矣。而猶以爲未

也。謂王畿之內皆齊民。而未有特富者。生生之具。雖以粗給。而祭祀喪紀。猶有所不足。而取於常數之外。於是九職之任頒焉。雖臣妾閒民。皆不敢遺。而亦必有以厚其生。當是時也。豈復有農者一而食者六。工者一而用者六。賈者一而資者六乎。思慮周密。安養生利備至。蓋不措之於仰事俯育無憾之地。則鬱鬱然。如有負於斯民也。反復太宰之九職。未嘗不三歎先王之政。以爲先王孜孜爲民之心。卽後世孜孜爲己之心。轉移而爲此。此民所以樂其上之愛己。而忘其勤。於是相與出其賦稅。以供其上。稅以足食。賦以足軍國之用。而先王猶不敢泰然而享之。斗粟尺帛。則有司存。鈞考會計。猶恐其用之妄。閒有水旱不登。則焦然凜然。念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捐租出粟。欲減膳而不御樂矣。夫其與之也甚厚。取之也甚薄。而用之也甚嗇。民知上之與己者至。故其所以奉上者亦至。非若後世之徒取而徒與也。自井田壞而貧富不均。上之人猶不能制民之常產。況敢望其九職之任乎。而民始自爲生矣。有父子兄弟夫婦之聚。而無衣食生養之資。窮居蹙處。不自聊賴。去而爲工技。散而爲商賈。不得已而爲庸保。而民之爲生始勞矣。迫之以水旱。役之以軍旅。困苦之以疾病死喪。而民始無以爲生矣。不反其本。方更圖易令。以求豐財。上之公卿大夫。下之百司庶府。中外之學士大夫。日夜講求理財之策。民何以足。而國何以堪。邪先王之事。吾誠不敢以望後世矣。無以。則聽民之自爲生乎。

稅賦論太宰九賦九貢

或問畿外有貢。畿內有賦。有稅。有征斂之目。其別如何。曰。公田以爲稅。私田以出賦。征斂則稅賦之總名。

家征力征。則以一家餘夫之力言之。夫征、地征。則以一夫私田之賦言之。若幾外諸侯。則食公田之稅以爲祿。幹私田之賦以爲貢耳。學者於貢賦稅之說、何其紛紛也。愚請略公田之稅。而姑論幾內之賦。次及於幾外之貢。然後紛紛之說。可以盡折而一之。人徒見夫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則以民賦爲止於兵車。以九賦爲諸臣祿田之賦。非也。稅賦雖一。而賦有三。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此兵賦也。甸出長轂一乘。此車賦也。一曰邦中。二曰四郊而下。此九等之賦也。時方有事。則農出一兵。甸出一車。事已則兵還於農。車還於甸。雖名爲賦。其實則使民自爲衛耳。有以足軍之用。而未有以足國之用也。國之大用。有祭祀。有賓客。有喪荒。有工事。幣帛。有芻秣。匪頒好用。不取諸民。於誰責而供之。於是始助百畝之私。以制九等之賦。勱九職之任。以代九賦之出。今考之周禮。國中四郊之賦。閭師征之。野之貢賦。縣師征之。委人征薪芻木材。獸人、廛人收皮毛筋角。角人斂齒角羽翮。卝人收金玉錫石。澤虞取國澤財物。掌葛掌染草。則征絺綌染草。以當邦賦。掌炭掌茶。則征灰炭茅蒭。以當邦賦。其始也。以九穀爲主。而其終則皆以九職之物充賦。其始也以五等定輕重。而其終則皆以年之上下出斂法。熟讀一書。其所以孜孜於田賦之說者。蓋以其未始立法也。若公田十一之稅。周禮曷嘗一言之。豈惟公田太宰九等之賦。不言軍旅。亦以一兵一車之出。自有定制耳。此自黃帝爲井牧以來。未之有改。彼則自周公之身。而經始之。色目常慮其巧立。輕重常恐其過差。有無常患其相違。受用常憂其相亂。是以太宰正其名。載師酌其數。閭師、縣師、隨其物。太府謹其待用。蓋其終始本末。無毫髮不經思慮者。達之王畿之外。則有異名而無異法。諸侯食其稅於國。則

稅之名。變而爲祿。諸侯納其賦。則賦之名。變而爲貢。始於太宰之致其用。中於司馬之制其賦。終於小行人之令其獻。考之職方氏。自揚之金錫。荆之丹銀。以至幷之布帛。此卽取物以充賦也。又考之大行人。自侯服之祀物。甸服之嬪物。以至要服之貨物。此卽變賦以爲貢也。其織悉委曲。則與畿內無一不相應者。蓋嘗以禹貢之書考之。然後周禮貢稅賦之別。源流會通。益無可疑者。夫冀州在王畿之內。堯之所都也。厥賦惟上上。厥田惟中中。是公田之稅。雖其等在五。而私田之賦。折以他物。則其等實在一也。此乃太宰之九賦也。八州在王畿之外。諸侯之國也。田賦之下。於是始立爲貢篚之制焉。有金、木、鉛、石之貢。有漆、絲、羽、毛之貢。有球、琳、琅玕、銀、鏤、砮、磬之貢。此則太宰之九貢也。然禹貢與周禮少異者。的禮畿內之類。通可以言貢。而禹貢則專指以爲賦。禹貢畿內之賦。專以米粟之屬。而周禮則雜以他物代之。此特其微異者耳。不害其爲同也。周衰王制不明。貢稅賦之法。不復存。成王周公之制。魯之宣公初稅畝。是以公田之外。復履私田之畝。行十一之稅。雖然。賦則尙無恙也。至於成公之作邱甲。則每三甸而加一乘兵車之賦。非復司馬法之舊。哀公之用田賦。則受田百畝而出賦二十畝。私田之賦。非復載師之舊。至於邦國之貢。益悖謬而無統。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是諸侯旣不致貢於天子。子產言鄭伯之男。而使從公侯之貢。（見昭公十三年。）是晉人責貢於諸侯者。又難給焉。此豈惟非周家之舊法哉。虞夏貢賦之法。自三代以來。所謂相承而不廢者。至春秋而埽地矣。嗚呼。讀周禮見周之所以盛。讀春秋見周之所以衰。

或問王制之書。言冢宰歲杪制國用。此九賦九貢之後。亦有九式。以節財用。冢宰與王論道經邦者。而區區於理財用之末。何也。曰。君心之非。莫大乎侈心之生。財聚於公上。而大臣不敢擅節於其間。則府庫之充物。財物之浩穰。而人主之宮室器用服食賜予。一切始無度矣。是固蠹壞心術之大源。而以道佐人主者之急務也。余嘗論冢宰屬官。以爲內外庭宿衛之士。士之賤者也。烹庖饔膳之事。事之辱者也。魚腊、酒漿、醯醢之物。物之微者也。次舍、帷帘、喪服、爲末用。宮寺、嬪御、灑埽、使令、爲冗役。而宴私玩狎之際。易以惑悅人主之耳目。而侵竊大臣之權柄。是以冢宰一舉而盡握之。此固一說也。然而府庫之財物。國家之耗費。亦莫大乎是數者之間。使太宰身不得總其人。心不得約其用。則多寡豐殺。去取用舍損益之目。誰得而檢之。秦漢以來。散無統紀。武帝窮奢極侈。尤爲無度。衛士已三萬人。而郎衛之外。又增置期門羽林。南北軍之外。又增置八校尉。無復多寡之節。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以充天子私供養。大官七丞主膳食。湯官主餅餌。導官主擇米。庖人主宰割。無復豐約去取之制。黃門給事。禁中鉤盾。掌苑囿。尚方作禁器。御府主衣服。掖庭永巷。亦置八丞。上林池籞。多至十監。無復用舍損益之限。北至朔方。東封泰山。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疋。金錢以鉅萬計。縣官空虛。而吏始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矣。異時元帝在位。雖號溫恭少欲。而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東西織室亦然。廄馬食粟將萬疋。此御史大夫貢禹所以拳拳獻忠。願減諸離宮及長樂宮衛之大半。太僕減食穀之馬。水衡減食肉之獸。省宜春之苑。罷角觝之戲。復齊三服官之舊。而還高祖、孝文之節儉也。雖然。禹

徒知有高祖、孝文之節儉。而豈知有太宰九式之均節邪。以周禮考之。膳夫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庖人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禽不會。酒人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飲酒不會。內府歲終不會王后之服。司裘歲終不會王之裘。夫一歲之財有限。而司徒所以制一歲之入。冢宰所以制一歲之出者。亦有常令。而會曰不會。豈眞使王后世子。得以自便而自取邪。彼賤有司也。以區區賤有司。而與至尊較出入之是非。計用度之當否。則於勢爲不順。於事爲難行。是以上取之而下供之。而多寡豐殺去取用舍損益之數。則自有九式存焉。吾何與知。而與至尊者較曲直取與邪。是故好用匪頒。吾則共之匊秣幣帛。吾則共之。工事羞服。喪荒賓客祭祀。吾則共之。以至向之所謂賤士辱事。微物末用冗役。吾又一切共之。而一曰祭祀之式。至九曰好用之式。太宰則總持之。夫惟財共於有司。而式法持於太宰。是以人主不敢違式法而過取。百官有司於此。亦不敢至於違式法而過共。宰夫以式法掌祭祀。酒人以式法授酒材。掌皮以式法頒皮革。委人以式法具薪蒸木材。職幣以式法斂幣。餘職歲以式法贊逆會。太府以式法頒貨賄。人主之私心。以式法而礙。則侈心以式法而銷。國用不闕。民力不匱。而玉府之財用。始沛然有餘。而論道經邦之地。始造原立本於此。而無以蠱壞之也。或曰小宰之職。以法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其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七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今九式之中。乃不及朝覲、會同、軍旅、田役、何也。曰朝覲會同之用。不過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飧牽而已。此則賓客之式也。軍旅田役之用。亦不過幣賮委人共委積新芻。司勳掌賞地。宮正頒衣裘。車人、矢人、繕人、臺人、司弓矢。司甲兵之數。一切皆有法式以給

其財此則幣帛芻秣賜頒工事之式也或又曰軍旅田役莫大於餱糧而不爲之式何也曰居者積倉行者裹糧人自爲具非公家之所給也公家之所給惟官府中供軍士者耳此則有廩人治師役之糧食倉人共道路之穀食遺人掌道路之委積是不爲無法也大抵太宰之所謂理財惟急於理其出而已蓋財多則下之用者易失之滲漏上之取者每患於過差九式之法不過以撙節人主亦以隄防百官有司之失物辟名也式法不行而後上下始交征利矣錙銖而取泥沙而用竭九州之財不足以贍一人之欲而公私始俱受其病矣嗚呼是其所以爲秦漢矣

太平經國之書卷第四

保治論九兩繫邦國得民

或問九兩之中。曰牧者君也。曰長、曰主、曰吏者。官也。彼其分君之職。居民之上。凡可以助君而得民者。固其分也。有如師儒之間。宗族朋友之際。山林藪澤之豪。豈常有位於朝。有祿於國者邪。而均之曰得民。與牧、長、主、吏並立而相參。何也。曰。此先王防患之深意也。夫千里王畿之外。公侯而下。伯子男而上。其君皆牧伯也。千里王畿之內。近而鄉遂。遠而都鄙。其官皆長吏也。三等采地之間。卿之有邦縣。公之有邦都。其人皆主也。牧伯皆有分地。則其地大。有以服民。公卿各有采地。則其利入。有以得民。長與吏雖有祿而無地。然既食其祿。則民亦有以尊其貴。既專其政。則民亦有以悅其怡。蚩蚩之民。其聚必以類。其分必以羣。爲之兩則渙散四出。而其勢不可合矣。是以牧、長、主、吏。先王各使之繫其民。而聽其兩。不可縱也。不聽其兩。則其勢將至於渙散。聽其兩而從其得民。他日有懷詐憧邪之諸侯。傾側擾攘之士。出於其間。則逆節之萌。禍心之包藏。其將何以制之。先王於是有師儒、朋友、宗族、豪富之兩以參互於其閒。是九者。相與爲兩。而後邦國之民。有所耦合。有所耦合。而後有相訓、相保、相及、相共、相利、相安之道。昔者孔子孟子。以布衣匹夫。而衣冠禮樂。足以師表一世。其門人弟子。不遠數千里而從之。雖饑寒流落。濱於死而不去。此師以道得民也。庚桑子居乎畏壘。而畏壘之人。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陽城居於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

良者幾千人。此儒以道得民也。商之七族。宋戴、武、莊之族。齊諸田、楚懷、屈。率以強宗大族。更相維持。繫屬人心。若漢郭解之游俠。輕財重義。出萬死一生。以救人之急。而任之事。則民心爭慕。而惟恐或後。蜀卓氏、孔氏、程鄭、刁間之徒。占山林藪澤之利。殖貨累鉅萬。而富比封君。隱民皆取食焉。此三者以族以任。以富而得民也。九者各有以得民之心。各有以聯民之族。類相悅而相附。相制而相維持。故彼動而此禁。一萌則一搌。先王經理邦國之大意。隱然可見於此。後世王制不明。是九者。雖未嘗不兼有。而爲治者不知也。徒爲之牧長。爲之主吏。而所謂師儒朋友。富家大族。未嘗過而問焉。是以越雋蜀日。吠噬狂走。上之人不以爲意。而師之得民者廢。溺冠騎項之餘。俳優侏儒。爭以儒爲戲。而儒之得民者廢。禁游俠。破黨伍。而朋友之得民者廢。誅鋤強宗。遷徙大族。嫉惡州縣之富室。而宗族豪右之得民者又廢。五者盡廢。而牧長主、吏、雖存。又皆割人以自奉。役人以自安耳。州縣之守令。大抵以辦財賦爲職。而得民之道。百郡千邑。無復一人經意矣。秦漢以來。牧長主、吏之間。如有番令吳芮。南海尉佗。才得江湖嶺海之人心。遂起而王其地。魏其、武安。以招致賓客之勢。而傾動天下。吳王濞擅山海之利。賦不及民。拊循招納。而山東七國之變相挺矣。士不考論後世之變。而能見太宰九兩繫民之說。則孰知先王防患之意深。

考課論三官申明考察

太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司徒、司馬、司空、皆然。乃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傳其五。陳其殷。置其輔。乃施則于都鄙。而建

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法於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考。陳其殷。置其輔。凡治。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法待官府之治。以官成待萬民之治。以禮待賓客之治。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小宰。月終則以官府之敍。受羣吏之要。贊冢宰受歲會。歲終則令羣吏致事。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狗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乃退。以宮刑憲禁於王宮。令於百官府曰。各修乃職。考乃法。待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宰夫。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曰成。而以考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正歲則以法警戒羣吏。令修宮中之職事。書其能者與良者。而以告於上。

或問太宰之職。自六典佐王而下。九兩繫民而上。凡此十者。經國之大綱。爲治之條目。既兼舉而並行之矣。今正月之吉。乃始和而布之。正歲之月。乃始垂而觀之。邦國、都鄙、官府之中。乃始施其治。牧監正貳之屬。乃始建其人。何也。曰。此所以申明吾之法也。歲終三歲。將有以考課其人。正月正歲。不得不有以申明其法。蓋慢令而致期。不戒而視成。先王猶不敢以施諸民。而況於其官吏乎。未嘗警戒之。而遽置廢誅賞之。平時既無以起其怠。而策其進。一旦亦無以示其信。而愜其心。先王不爲是也。舜相堯二十有八載矣。而正月元日。四岳四門之詢。闢四目四聰之明。達十二牧之咨。二十二人之戒。猶諄諄然命之者。是固將以爲考績之地也。夫是以前黜陟而去四凶。天下至於咸服。後黜陟而分三苗。庶績至於咸熙。三代以來。

世守此道。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共。邦有常刑。在夏爲遒人。在周卽爲小宰。木鐸未徇。則常刑終未施也。廢時亂日之人。承命徂征之舉。至此何所逃其罪邪。成湯制官刑以儆有位。廣五子之訓。以爲三風十愆之戒。使瞽矇之士。具其訓而誦之。異時記禮之書。考論夏商之制。則其本末。猶有可言者。孟冬之月。命太史是察阿黨。無有掩蔽。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命工師效功。功有不當。必行其罪。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其有敢侵刻。行罪無赦。此所以考課之也。季冬之月。則曰。天子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孟春之月。則曰。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爲常。此所以申明之也。由是言之。夏商以來。所以考課其人。則在於孟冬。所以申明其法。而重爲他日考課之地者。則以季冬以孟春。是唐虞平在朔易之意。而周人之所以依倣而行之者也。蓋周人考課之法。尤嚴於唐虞三代之舊。考之周禮。有所謂逆其治者。執吾之法。而逆儆戒之於其先也。小宰司會書。女史職歲職。內鄉師太宰內史是也。有所謂待其治者。既儆戒之。則待其成。而考驗於其後也。太宰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法待官府之治。以官成待萬民之治。以禮待賓客之治。如宮正、醫師、司會、大司徒、小司徒、鄉大夫、遂大夫、族師、黨正、鄙師、內史、司寇、士師之屬。則皆所以考其事。如宮正、膳夫、酒正、大府、職內、司會、司書、內宰、典枲、泉府、槀人、金人之屬。則皆所以考其財。如太宰、小宰、宰夫。則兼統而並考之。故曰之有成。日考之也。宰夫受之。月之有要。月考之也。宰夫令之。而小宰受之。歲之有會。歲考之也。小宰贊之。而太宰受之。三歲之有計。三歲考之也。冢宰贊之。而王親

受之。曰計、曰會、曰要、曰成。散見於三百六十官之中。自宰夫而下。酒正則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司會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司書則入要。貳司徒則正要。會鄉師則受役要。與夫司馬、士師。亦皆受而正之。蓋有官則必有事。有事則必有考。人與官不相違。功與法不相悖。則置之賞之。其官則然。其人則不然。其法則然。其功則不然。則廢之、誅之。太宰既已三歲計吏而誅賞。司士亦三歲稽士而進退。非一切萎之以法。而聽其人之自縱也。以王制參觀之。司會質成三官。則從司會。冢宰贊天子受質三卿。則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案王制曰。天子齋戒受諫。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齋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齋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齋戒而受質焉。六卿皆與考績。而冢宰獨操其柄。然王制特舉其略。而周禮則備見其詳。條目爲甚悉。其八枋之所施。凜凜乎甚嚴也。周人考課之嚴如此。豈遽行其法而逆責其效也哉。其本末源流。固自有次第。非汲汲焉於朝夕之頃者。蓋曰成、曰要。雖不廢於日月。而會計之大。則必遲遲於一歲三歲之終。申明儆戒之嚴。必勤勤於正月正歲之始。蓋自六典、八法、八則。其正在太宰。太史、司書。其貳在小宰、司會。九貢、九獻、九式。其正在太宰、司會。其貳在小宰、太府。賜予則掌於宗伯。修法則掌於匡人。司寇執典法以斷匡人。達法則以觀其慝。太宰張其紀綱於上。而六卿羣吏相與理其條目於下。法之所在。固已彰彰於人之耳目。不可違也。先王於此。必謂夫人之情。常以久而懈怠。法之意。常以久而玩弛。是以每歲輒申明之。在太宰則正月始和。挾日而後斂。在小宰則正歲帥治官之屬。觀

治象之法。而懼之以大刑。在宰夫則正歲以法警戒羣吏。令修宮中之職事。而勸之以良能。以至大司徒正歲帥屬觀教。而卿、大夫、州長、黨正。亦考而讀焉。大司寇正歲帥屬觀刑。而士師亦憲而禁令焉。凡昔者經國之大綱。爲治之條目。煜煜然常有日新之意。奉行之吏。聯事合治之人。欣欣然常有日新之功。由太宰終篇觀之。乃施典則於邦國、都鄙。是所立之法。常若始立而施之也。建其牧而立其監。建其長而立其貳。是所用之人。常若始建而立之也。法若始立之法。人若始用之人。戒飭勉厲之餘。有奮發而無懈怠。有勅正而無玩弛。能否畢見。賢不肖無所隱。至是而考績之法。始可以行。小而予奪。大而生殺。始可以各當其情也。故太宰於正月正歲之既後。斷斷然行其誅賞於歲終。而小宰、宰夫。於歲終已誅賞之餘。又昭昭然揚其禁令。警戒於歲始。始終之相因。勸戒之相仍。王朝之上。所以無一人之不善其職歟。且不獨待其人爲然也。制而用之謂之法。推而行之存乎人。人不能皆善。既已因法而廢置。法不能無弊。則亦爲之隨時而損益者也。可否之相濟。猶五味之相和。於是時也。先王猶恐法令出入之際。有以亂人聽。而未孚乎人之心。於是正月和。而先布之於正。歲終而申飭之。況乎考課之法。將以明人之功。而正人之罪。豈得不遲之於一歲三歲之終乎。督之迫者。課反易考。而待之寬者。責每難酬也。雖然。夫子嘗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是紀綱可以定於期月之頃。而治功可以成於三年之後。考績之法。固可以行於此時也。若夫舉一世人心。皆安行乎大道之中。而無所事乎上之誅賞。是非必世焉不可也。此又周禮言外之意。成王周公之所自知也。學者當因吾夫子之言。而求之周禮。

太平經國之書卷第五

賓祭論六官祭禮賓客

太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及執事。眡滌濯。及納亨。贊王牲事。及祀之日。贊王幣爵之事。祀大神示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贊玉几玉爵。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作大事則戒於百官。贊王命。王眡治朝。則贊聽治。眡四方之聽朝亦如之。凡邦之小治。則冢宰聽之。待四方之賓客之小治。小宰以法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七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祼將之事。凡賓客贊祼。凡受爵之事。凡受幣之事。宰夫以式法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從太宰而眡滌濯。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法。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飧牽。與其陳數。或問以典待邦國之治。則六典已有賓禮。以法待官府之治。則八法已有官成。今邦國都鄙官府之下。所謂以官成待萬民之治。以禮待賓客之治。必特舉而復見之。何也。曰。先王之所以奉若天道。建邦設都。立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者。非以爲己。凡所以爲民也。曰。先王爲民之意則重矣。彼賓客何爲邪。曰。先王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待天下之民。常若待賓客之重。使天下之民。常若臨祭祀之嚴。故周禮一書。有一言以及於祭祀。必有一言以及於賓客者。先王固將以其祭祀賓客之心。而爲出門使民之心也。

此心無異敬。此敬無異用。舉是三者。而皆以一敬心行於其間。自常情處之。待賓客之心。必重於待民之心。待鬼神之心。又必重於待賓客之心。夫是以臨祭祀。則猶能莊敬以自強。而待賓客。則此敬已少衰。而待其民則益衰矣。敬心日益衰。則欺心日益甚。蓋至於此。則臨祭祀、享鬼神。其終亦不誠而已。世固未有一心而二用者。是以先王待民之心。即其處祭祀賓客之心。而太宰而下。所以勤勤於祭祀賓客。而纖悉委曲。不敢不盡其誠者。固將以廣其敬。推其心而達之於天下也。且以祭祀賓客言之。周之先王。知幽明之無異理也。故凡宗廟之事。則一以人道處之。忽焉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朝事之豆籩。以象朝時。事其親之所進。饋食之豆籩。以象食時。事其親之所進。無非以人器爲用焉。謂不如是。則必至於慢。凡賓客之禮。則一以神道行之。相朝於寢廟。相見於阼階。几設而不倚。酒盈而不飲。（見昭公五年）肉乾而不食。樂之有相。宗廟則然。而賓客亦如之。徹之有歌。大祭祀則然。而大享亦如之。大羹鉶羹致美味。而彼此無異用。臨鹽形鹽致多品。而幽明無異儀。享之用祼。而賓客亦有祼。胙之用俎。而賓客亦有俎。無非以神道爲用焉。謂不如是。則必至於褻。不慢不褻。不敢以易心處之。凡衣服器用之類。牲膳醬羞之品。備羹致美之享。贊祼酌獻之儀。典之太宗伯。而散之三百六十官者。無一事之不同焉。故先王之與賓客。並言於典瑞。大享之與祭祀。並言於大司樂。以至春祀、夏禴、秋嘗、冬烝。即其朝覲宗遇之儀也。上公再祼。諸侯一祼。即其灌地求神之味也。洞洞之敬。屬屬之忠。即其濟濟之文。肅肅之嚴也。人徒見鬼神之道。茫昧而不可知。恍惚而不可見。而賓客之事。粲然有文。歡然有恩。則以爲幽明有異塗。而不知其未始

有異理也。自今以太宰、小宰、宰夫、終篇而言之。太宰之職於祭祀。既掌其警戒具修。及其滌濯牲幣。於賓客則必掌其朝覲會同。及其幣獻几筵。小宰之職於祭祀。則贊於幣爵之事。祼將之事。於賓客則亦贊祼受爵之事。受幣之事。宰夫之職。以式法掌祭祀之戒具。與其鷹羞。以牢禮之法。掌賓賜之殽牲。與其陳數。夫豈無他事邪。而一則曰祭祀賓客。二則曰祭祀賓客。不惟並言之。而於天下紛然萬務之中。又常首言之。吾固知先王將以其祭祀之心。而爲待賓客之心。又將以其祭祀賓客之心。而爲出門使民之心也。凡太宰正歲之所申明。歲終之所考課。小宰、宰夫。於歲終之已考課。而復贊太宰以正歲之申明。大抵尤嚴於此二事而已。昔者商之季世。紂之不道甚矣。而泰誓、牧誓之所以數其罪者。尤在於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牲犧粢盛。既於凶盜。而謂祭無益。謂敬不足行也。夫莫尊於天。莫重於宗廟。而猶不知敬焉。亦何有於賓客萬民邪。友邦冢君八百。所以皆去而從周。而君子小人。所以簞食壺漿而並迎王師也。武王克商。深鑒覆轍。訪箕子以洪範。而於五行五事之後。天人定位之餘。首致意於八政之疇。蓋其一曰食。其二曰貨。其三曰祀。食貨既足。則首及於報本之祭祀也。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蓋司空以居民。司徒以教民。司寇以威民。而終之賓者。以見其平日待民之心。無異於待賓客之心也。同此一心。同此一敬。紂以不敬而亂。武王以敬而治。成王周公。親繼志而述事。豈敢不究心於此哉。抑嘗以周之三頌求之。清廟以下諸篇。若維清執競。皆所以頌成王之祭祀也。臣工以下諸篇。若振鷺。若載見有客。皆所以頌成王助祭之賓客也。閔予小子以下諸篇。若載芟之祈社稷。酌之酌祖道。皆所以頌成王

之愛民也。成至推其對越上天之心。而爲待賓客萬民之心。故詩人循其序而頌之。而其見於二雅者。尤詳焉。由是言之。周之家法。始於武王。而備於成王。洪範之八政。以見其略。而周官之六典。以見其詳。周官之六典。以見成王之所言。而周詩之三頌。又以見成王之所行。

相體論小宰宰夫行法

太宰以八法治官府。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曰官職。以辨邦治。三曰官聯。以會官治。四曰官常。以聽官治。五曰官成。以經邦治。六曰官法。以正邦治。七曰官刑。以糾邦治。八曰官計。以弊邦治。小宰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康成曰。今若御史中丞。宮刑在王宮者之刑。建明而布告之也。）正歲以宮刑憲禁於王宮。帥治官之屬。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令於百官府曰。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以官府之六敍正羣吏。一正其位。二進其治。三作其刑。四制其食。五受其位。六聽其情。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其屬各六十。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以官府之八成。糾邦治。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廉善。二廉能。三廉敬。四廉正。五廉法。六廉辨。

宰夫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掌其禁令。敍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掌治法。以考百官府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歲終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正歲以法警戒羣吏。令修宮中之職事。書其能者。與其良者。以告於上。

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宮中徒役。及諸官府在內者。

內宰。掌治王內政令。有王宮。有王內。言內宰。以王內爲后宮。言王內。以見王宮之在外也。秋官士師。亦掌宮禁。

或問三百六十官。聽命於六卿。六卿聽命於太宰。其事權亦重矣。而廢置誅賞之說。僅不過終篇一言之。若小宰、宰夫。所以貳太宰者耳。而馭吏之嚴。反諄諄言之。不置。凜凜乎有不可犯者何也。曰。此所以尊太宰而嚴之也。夫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周以三公兼太宰。三公與王論道經邦。究心於理亂安危之大者。故惟造原立本。以與當世士大夫。躬行而世守之。太宰不自親其治也。故治官之屬。太宰建其典於上。而小宰率其職於下。太宰操其柄於上。而小宰舉其法於下。宰夫亦然。自內之王宮而言之。小宰既建邦之宮刑。治宮之政令。舉宮之糾禁憲禁。宰夫又以法致羣吏之警戒。令官中之職事。書宮中之良能。其於治內之法。無不致其嚴也。自外之官府而言之。小宰既推廣太宰之八法。以爲六敍、六屬、六職、六聯、八成、六計。宰夫又推廣小宰之六職。以爲八職。小宰既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其有不共者。國有大刑。宰夫又曰。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其間掌其政令。掌其禁令。掌百官府之徵令。弊羣吏之治。敍羣吏之治。考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其於治外之法。尤嚴於治內也。治內外者嚴。則所以尊太宰者爲甚嚴。尊太宰者嚴。則所以尊人主者爲益嚴。君宰尊嚴。則朝廷清明。小大稱職。百官於是乎戒懼。而有不敢易紀律者。當是時也。太宰常居其逸。而小宰、宰夫。常見其勞。太宰常見其寬。而小宰、宰夫。常見其嚴。厲而可畏。秦漢以來。此制隳矣。大臣之道揆不明。而

百官有司之法守滋亂。陳平雖自以爲上佐天子。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而不對文帝錢穀刑獄之問。然亦未爲得太宰之體者。蓋小宰、宰夫、之所頒行。無非本於太宰之所建立焉。且食貨國家之大本。廷尉生民之司命。宰相恝然不以爲意。一舉而盡付於其人。而曾不究竟其大綱。經理其本末源流乎。是以清談而不事事。爲好言以自解耳。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者。則又不過如賈生所言。時以簿書不報會期爲大故。與夫王吉所謂。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曾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其要在於斷獄聽訟而已也。以諸葛武侯之賢。相蜀之日。夙興夜寐。凡二十以上。皆自親之。而出師臨發之表。僅方以宮中之事。委之郭攸之、費禕。以營中之事。委之向寵。其見亦已晚矣。大抵自周而降。宰相大臣。其清淡不事事者。則宏綱大法之所當經理。一切委棄而弗顧。其不能拔於俗吏。而困於文墨者。則雖斷獄聽訟之區區。又一切自以其身親之。統紀不明。同歸於亂。或者有意於周公之制。如近世唐太宗之六典。亦庶幾矣。而舉國家之政。散於臺省寺監之中。以侍中、中書令、尚書令、爲宰相之職。則既政不出於一。而又以吏部尚書參議之。御史大夫參議之。秘書監參議之。議政者何其多也。太子詹事。同中書門下三品。太子太保。又同中書門下三品者。何其濫也。政均於人。品均於官。上不足以臨下。而下亦無所忌於上。交相輕而交相忌。其中則又有宰相反奉行文書。事權迭出。而奔歸羣有司者。西漢之事。權歸御史。東漢之事。權歸臺閣。唐與宋朝之事。權歸諫垣。三者。本宰相之屬也。權均勢敵。而人主之意方苦之。遂至於反奪其權。然則周家太宰之制。至是而三變矣。蓋其始也。大臣自棄其權而不爲。其中也。則貪其權。而不擇其所當

爲。其卒也。則上之人又奪其權。而不使之有爲。爲天下國家者。亦何便於此。此太宰之立法。而小宰、宰夫、之奉法。余之所以不得不論也。學者蓋因其論。而知三代之下。事權之分合。與夫官制之本末源流。

太平經國之書卷第六

內外上論三官兼統內外

或問小宰、宰夫。推廣太辛之法。而聳動警飭百官府之治。其於事則爲宜。而於勢則爲順矣。至於王宮之戒令政令。則自有宮正、宮伯、以掌之。王內之政令。則又有內宰以治之。而復預內事何也。曰。先王之制事權欲合於一。而內外庭之勢。本不容於分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余嘗於冢宰屬官論之矣。若夫此二官之佐冢宰。其所以通內外而合事權者。則猶有可論者焉。夫宮正、宮伯。雖曰掌王宮。然不過宮中徒役之事。子弟宿衛之職。與夫諸官府之在內者耳。其於后宮。則初無所預。內宰雖曰掌王內。又不過以禮儀教王后夫人。與夫九嬪世婦。凡女寵近習之在左右者耳。其於王宮之徒役宿衛。則又略不相關。各掌其一而遺其二。勢既不能以相統。而權亦不能以相臨。統而臨之。則惟太宰焉。故宮正、宮伯、內宰。皆隸於太宰。而小宰、宰夫。皆佐太宰而兼掌其事。識雖列於外。而通於內。權雖分於二。而總於一。自今考之。曰建邦之宮刑。曰治王宮之政令。曰憲禁於王宮。曰令修宮中之職事。此王宮也。凡宮之糾禁。則王宮后宮。無不在所掌也。自其掌王宮也。則兵衛、郎衛。凡宿衛之人皆領之。飲膳、衣服、灑掃、啓閉、次舍、幄帟。凡供奉之人皆領之。宮禁之秘藏。王后世子之好用。凡財用之司存皆領之。其間多寡豐約。用舍去取。天子始不得以自私。而小臣始不得以自便矣。自其掌后宮也。則六宮六寢。無王內之限。九御無女官之別。詔其禮樂。正其

服位。禁其奇衺。稽其功緒。其間損益增減。採擇進御。始有宴私玩狎之節。而無侵竊感移之患矣。蓋世未有家不齊而國可治者。未有國不治而天下可平者。太宰之治。所以兼統內外。而以小宰爲始。小宰之宮刑。既以齊其家。宰夫之朝法。又已治其國。然後太宰之邦典。始可以治天下矣。文王道化之行。近至於汝墳。遠至於江漢。反而求之。不過於后妃夫婦之際。侍御僕從之間。蓋其事存乎二南之風。而載於穆王之命。所謂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而下民祗若者。其道蓋如此也。幽王不道。二雅交譏。而並刺之。然皇父作相。而內宰、膳夫、內史、師氏。猶得其人。向使幽王不淫其色。夫豈不能遏豔妻之煽。巷伯之雅。所謂萋菲成貝錦。哆侈成南箕。乃寺人之賢者。傷於讒而爲。世德下衰。家法猶未盡壞。若內若外。若小若大。猶遴其選而擇其賢。有如成王周公。親繼文武之志。其事固可知矣。是以論太宰之兼統內外。當自小宰、宰夫之齊家治國。又自文王之家法始。

內外下論三官兼統內外

或問周官之制。內外庭固一體矣。繼周如漢。其制亦嘗有近於周者乎。曰。豈惟漢近於周。雖秦亦然。秦人變古不道。無復先王之舊制。然至於內外之相屬。其事則猶有可言者。外之九卿。如少府猶得置尚書。在內主發文書。而掌奏下諸事。外之三公。如御史大夫。猶得置中丞。在內受公卿奏事。而舉劾案章。又外之三十六郡。如監郡者。皆是御史之屬爲之。猶得以天下之利害。徑達於御史大夫。而大夫徑達於天子。漢興。惟監郡之制。變爲部刺史。若夫少府之尚書。御史之中丞。則一切因秦之舊而不改。非因秦也。蓋因周

也。尙書中丞非周制。而曰因周何哉。秦人雖變周之名。而未嘗變周之意。漢亦惟存周之意。而不暇復周之名。以百官公卿表觀之。少府屬官。自尙書而下。有符節、太醫、太官、湯官。有東西織室。有庖人三長丞。有上林十池監。以至中書謁者。黃門鉤盾。尙方御府。永巷內者宦者。皆屬於少府。又復以私府、永巷、倉廄、祠祀、食官、宦官。分屬於大長秋。御史大夫屬官有兩丞。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權尊勢重。與人主親近。事下中丞。則中丞白之大夫。大夫白之丞相。是中丞在內。丞相御史在外。外得以統內也。內領侍御史。外督都刺史。刺史掌奉詔。例察州郡治狀。黜陟能否。以六條問事。而奏事復上於中丞。是部刺史在外。中丞在內。內得以統外也。要之漢之官制。三公九卿。雖列職於外。而皆有屬以在內。以周官之遺意求之。則丞相猶太宰也。御史大夫猶小宰也。御史之中丞。少府之尙書。猶宰夫也。少府之下。又有大長秋。猶內宰也。大長秋屬少府。少府中丞。屬丞相御史。是秦與漢之制。皆近於周之制也。不特此也。高帝之世。御史大夫周昌。嘗燕見奏事。見高帝擁戚姬。呂后之世。審食其爲相。監宮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之以奏事。武帝之世。丞相公孫宏。亦得數宴見。上或時不冠。此雖非禮貌大臣之意。然亦可以見其洞然無內外之限矣。夫是以閹宦雖寵。丞相猶得以檄召而詰責。而大長秋、中常侍。猶參用士人而爲之。自武帝晚年。宴游內庭不出。不復與士大夫接。用宦者主中書。而典尙書之章奏。尙書之官。於是廢矣。既以中書居中而受事。又置諸吏居中而舉法。故當時奏下諸事。自中書遞送兩府。自兩府下九卿。自九卿下郡國。而不由中丞。中丞之官。於是不得居中制事。而內之侍御史。外之部刺史併廢矣。將軍列侯而下。皆得加官。

而丞相御史。獨不加名。曰尊之。而實疎外之。於是丞相御史。無復有至內庭者矣。末年以霍光爲大司馬。而領尚書事。宜若內外合爲一。然已非丞相職任。儼然號稱內朝。而併奪丞相御史之權。昌邑之廢。丞相楊敞。不及與議。不惟不得至內庭。且不復預內庭之事矣。夫宦官典中書之任。中丞無制事之權。三公無加官之號。大將軍領尚書之職。霍光告車千秋。所謂令光治內。君侯治外。內外朝判然如此。此漢治之所由以盛衰也。宣帝中興。復遵漢初之制。魏相爲御史大夫。外則遣丞相掾吏。案事郡國。而不遣使。內則奏封事而不經尚書。去副封而不令壅蔽。加給事中。而得宴見言事。是以霍山方秉樞機。相乃訟言其過。杜延年居中用事。相乃列奏其奸。中外之政。復合爲一。然猶未知復中丞之權。元帝以來。石顯用事。丞相之權復去。而盡歸於尚書。哀平之際。又歸外戚。紀綱散壞。內外不足以相統。而西漢遂趨於亡。光武懲外戚之用事。憤大臣之竊命。於是取三公之官。以爲閒職。而取尚書及中丞。專委任之。以爲臺閣之長。以舉法歸中丞。而以奏事歸尚書。二官雖復用事。然疏外庭而親內庭矣。捨大臣而近小臣矣。置三公而事歸臺閣矣。變前世參用士人之制。而專任奴僕薰腐之餘矣。威靈之季。御史之權。盡移於尚書。尚書之權。又移於宦官。尚書宦官。合爲一黨。而宰相疏隔於外。御史緘默於內。是以太尉楊秉奏侯覽。而尚書召秉掾屬詰之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三公統外。御史察內。當是時也。御史豈眞得以察內邪。事權之失已久。小人徒借察內之名。以自便耳。蓋自古外內之不相屬。未有若東漢之甚者也。而其源實始於光武。極其源而論之。則又始於武帝。使武帝不改漢初之制。以三公九卿在外。而以中丞尚書在內。內外相屬。而關節脈

理相應。則漢之制。周官太宰之制也。奈何快意於法度之外。使內外事權。分裂四出。而不專領於大臣。其末流遂以若此極也。蓋嘗觀之。自出納之要職。不領於大臣。而宰夫之官。遂去爲尚書中書之任。尚書中書迭用事。而霍光之權重。宏恭、石顯、之事起。尚書中書之形成矣。自宿衞之親人。不領於大臣。而宮正宮伯之官。遂去爲光祿勳之任。光祿勳之屬日益親。而門下遂爲省。加官遂爲司。侍中遂爲宰相矣。自供奉之近習。不領於大臣。而膳夫而下。掌次而上。遂去爲少府太常之任。比其極也。門下太僕之司。又分爲殿中省。爲內諸司使矣。以至玉府財用之司。既非大臣之所與聞。以漢鴻都之賣爵。唐瓊林大盈之名庫。夫誰得而檢之。女寵近習之嬖。既非大臣之所與聞。則母后臨政。下令不出房闥。閹命寄之。刑人。或享專士之封。夫誰得而制之。此其源皆起於武帝。是以其流至於不可救。其禍反生於殺戮大臣。而無顧忌之心。事權之不合於一。此宜太宰之所拳拳。而小宰、宰夫、之所以佐太宰而兼掌其事也。兼則治。散則亂。合則盛。離則衰。自三代以下。其治亂盛衰之變。凡幾。見其變而復周官以救之。此爲治之大源。

太平經國之書卷第七

官制論敍屬職聯成計

或問太宰既建六典。小宰又辨六職。六典於邦國萬民之中。則言官府。六職於邦國萬民之下。則不言官府。而言庶事。何也。曰。其法則有六典。其官則有六職。典所以舉其略。而職所以致其詳也。六典王之所治。所以維持邦國萬民也。故言官府於其中。以見維持天下者。在邦國。守邦國者在萬民。而理邦國萬民者。在官府也。六職則百司之所治。於是而又言官焉。則贅矣。故邦國萬民之下。不言官而言事也。或曰。六典六職。則聞命矣。子前言八則無詳略之分。官府都鄙無內外之限。今太宰以八法治官府。以八則治都鄙。彼其出法以爲治。固未見其有內外詳略之殊也。至於小宰守法以奉行。則惟曰掌八則。以逆官府都鄙之治。宰夫循法以考察。則惟曰掌治法。以考百官府都鄙之治。都鄙僅兩言之耳。若官府則又不獨治之下有六職。試以八法一節言之。太宰舉其八。而小宰復有其六。官常、官法、官刑。雖不以次而舉。所謂考乃法。觀治象之法。所謂國有常刑。國有大刑。則要未始遺落而不及焉。宰夫又於六職之外。而辨八職。於治象之外。而掌治朝之法。治官府者何其詳。而治都鄙者何其略也。曰。汝以爲不言都鄙。則其治遂略於都鄙邪。先王之治體國以經野。由內以及外。詳於官府者。固將以爲準於都鄙也。且夫法則以馭其官。要之不離於八法。賦貢以馭其用。未嘗自別於九賦、九貢。廢置祿位以馭吏與士。卽其馭羣臣之八柄。禮俗田

役以馭民與衆。無非八統八成之所已行。建其長而立其兩。設其伍而置其輔。亦與夫建正立貳之法。又非有所輕重於其間也。地皆王畿。而人皆王官。內外詳略之分。周公寧有是哉。周公將以其在內者。而分畫於其外。以其布諸朝廷者。而達之於天下。是以治官吏之法。建官吏之制。無所不致其詳焉。然而官卽吏也。鄉之羣吏。則自州長而下是也。市之羣吏。則自肖師而下是也。宰夫之言羣吏。則自鄉大夫而下是也。小宰、太宰、之言羣吏。則公卿大夫士皆是也。言之不同。治之則一而已。故自其有屬。則官有所統而不亂。有職。則人有所守而不紊。有聯則精神心術。有以相通。而不相扞格。有官成。則施設注措。有依據而無私意。又有宰夫之八職。則上下迭相召令。隨其尊卑。而治其詳略。始正之以六敍。終弊之以六計。達之使悅。戒之使勵。逆其治於司會。計其治於司書。登其治於天府。掌其治於御僕。官府既治。官治既舉。由是以正萬民。又由是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矣。而況於都鄙之近。寧有違其則。而不盡其心者乎。余嘗作官府都鄙法則論矣。此可以補其缺。

臣職論六屬從常專達

或問小宰六聯之事。曰。凡小事皆有聯。而六屬舉邦治。又曰。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何也。曰。事雖小。苟非一人之所能爲。則不可以無聯。事雖聯。苟無待於稟命而後爲。則雖謂之專達可也。膳夫一官。有亨人、庖人、內饔、外饔。是非不聯也。而飲膳之事。不必日稟於太宰。司馬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是非不聯也。而門市之區區。不必日稟於司徒。六官之小事皆然。是以大臣惟治其大而略者。小臣得行其小而

詳者。後世小臣專大事。則大臣每至於無權。而小臣每至於橫。大臣親細務。則上常以多事自敝。而下常以虛文爲欺。一則縱而敗事。一則勞而無補於事。此小宰之六屬。所以有大事小事之分者。夫固各惟其宜也。抑嘗以周禮考之。百官聽命於六卿。而六卿聽命於太宰。在宮正。則凡邦之大事。令無去守而聽政令。其肆師。則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在縣師、稍人。若有軍旅師田之事。則聽受於司馬。在小臣。則凡大事佐太僕。在都家。則凡大事。必因其朝大夫。此百官之聽於六卿者也。在太宰之職。曰作大事則戒於百官。贊王命。此百官之聽於太宰者也。然至於小事。則三百六十屬。未嘗不皆得以專行之。內豎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肆司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罪隸掌使令之小事。小史凡國之用禮法者。掌其小事。此在五官。猶不暇親之。而況太宰乎。又嘗以小宰、宰夫之佐太宰者。而考之六典、八法、八則、之書。九貢、九賦、九式之書。其正則掌於太宰。其貳則執於小宰。太宰歲終受百官之會。小宰則贊之。太宰歲終聽百官之政事。小宰則令之。此在小宰猶不敢專。而況宰夫乎。太僕掌諸侯之復逆。小宰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御僕掌羣吏之逆庶民之復。夫臣民之奏報。後漢之公車司馬。今之登聞檢院。各以其官之尊卑受之。非不可以自達於天子也。而必達之宰夫。宰夫待臣民之奏報。又非不可以自達於天子也。而必告之冢宰。使與王參訂而行之。此在宰夫猶不敢專。而況太僕御僕小臣乎。以至宜府之八職。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而其要則在師師、小宰也。要、一月之成也。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而其凡則在司。司、宰夫也。凡、一旬之成也。三曰司。掌官法。以治目。而其目則在旅。旅、下士也。目、一日之成也。宰夫以下諸官是也。四

曰旅。掌官常以治數。而其數則在府史。數者。一二三四之數也。蓋太宰不敢治會而治要。小宰不敢治目而治數。若府史則以簿書文引。一二三四之數。而致之於衆士焉。惟史下之肯。掌徒役之次敍。肯下之徒。掌奔走之召令。此其職甚卑。而其事甚微。則得以專行之。不然。苟係於大事。則雖太宰不敢專。而況於三百六十屬乎。自漢以來。此制墮矣。雖然。漢初猶近古也。高祖之制。御史大夫下相國。相國下諸侯王。御史是宰相之副。事下御史。御史白之丞相。丞相得以可否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中執法卽中丞也。中丞居殿中受事。雖與人主親近。權尊勢重。然亦是御史大夫之屬。事下中丞。中丞白之大夫。大夫亦得以可否之。於是下之郡守。下之諸侯王。蓋尊者行其尊。而卑者行其卑也。及其後。以御史大夫。抗丞相之權。對立而爲兩府。郡國事不上丞相。而上御史。御史得自以其意平章之。而武帝之世。又急於功利。凡事多率意施行。不經丞相。是故張湯爲御史大夫。數行丞相事。造白金皮幣。而李蔡、嚴青翟、不與議。倪寬爲御史大夫。九卿更進用事。徙流民四十萬於邊。石慶又不與議。大臣既不與大事。則賤臣得以輕柄臣。自是而後。內庭之事。丞相不得知。而歸之侍中。外庭之事。丞相不關決。而歸之九卿。郡國上計調吏之事。丞相又不與聞。而自達於天子。調於尚書。大臣之無權。而小臣之權。乃至於此。蓋自陳平自棄其權。而武帝又剖奪其權。權既分裂。四出而不一。而貪權者。欲集之使歸己。至取簿書期會之瑣屑。以其身冒而親之。於是上多事。而下爲欺矣。反覆周、漢之際。而參觀其治亂盛衰之本末。然則官府之六屬。不可廢矣。余嘗論小宰、宰夫、之奉法。及三官之兼統內外矣。今而後知其所以致此者。六屬與有助焉。

或問小宰奉大宰之八法。以致官府足矣。而又別立六敍之法。以冠其首。八法之中如八成。八成如祿位出入之外。皆所以經邦治而已。而亦例官治。官府則介於其中。宰夫掌治法以考百官。府郡都縣鄙之治。而獨拳拳於乘財用之出入。以居其終。何也。曰。先王之治。其本末源流。皆相因而有次第。故有首治法以始事者。有原治法以終義者。有論治法始終之所恃以立者。非率意而爲之說也。是故言官則必及於民。言民則必及於財。甚矣先王之愛民也。國不可以無民。民不能以無事。於是有征斂徭役之事。軍旅田獵之事。里閭之利病。市井之纖悉。傭貸取予之區區。皆有法以持其事。有書以載其法。比、國比也。居、保伍也。猶今差役收賦稅。必案役簿。而驗之保伍也。傅、猶保人也。別、各分其半也。此主舉債而言。故言傅別也。契、合契主取債而言。故言書契也。質、牙保也。劑、買賣交約也。然先王不可以獨治之也。於是張官置吏以奉行之。官吏之奉法。又不能無功過之分也。於是有日成月要。以勸勉之。且夫八法以治官府。如是足矣。然苟非日有以作其意。而月有以警其怠。則法令之繁。奉行之難。一歲三歲之悠。焉知其不安安而居。循循碌碌而無所爲邪。是以三歲有誅賞。歲有廢置。月有六敍。蓋歲終三歲爲年勞。而六敍則爲遷轉。考之六官。小宰月終受羣吏之要。則以官府之敍。宰夫掌百官之召令。則有肯以敍治。宮伯掌王宮士庶子之政令。而月終必均其秩敍。內史以八枋之法詔王治。而納訪必掌其敍。下而鄉師之與里宰。凡邦事則亦令作秩敍。凡歲時合耦於耡。則亦行其秩敍。六敍之本末。一日正其位。此則姑正其舊敍耳。至於進其治而作其事。則無非挽之而使前。作之而使不怠。於是制其食。而食有多寡之異。聽其情。

而情有誠僞之不同。或陞其次。或增其秩。而百官府之人。雖不待歲終三歲。而廢置誅賞。可以逆知其治矣。漢繼周之後。有歲終超遷至大中大夫者。有一歲而九遷者。而董仲舒亦曰。古之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修其業而以赴功。此皆周人六敍遷轉之遺意也。若夫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則廢遷轉而爲年勞。而年勞之法。又有置而無廢。有賞而無誅矣。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混淆。而天下之民受其弊。張官置吏。以爲民之本意。竟何爲哉。先王於六敍之後。而始責之以奉法。於八法之中。而中要之以治民。故凡所以勸勉其官之法。無非所以經理其民之意。至於區區之失物、失用、失財。與夫足用長財。復見於太宰之末者。非取民之財也。正懼其病民之財也。有如百官府之治於內。郡都之治於外。縣鄙之治於下。其事衆矣。而以理財爲先務者。天下之事。非財則不立。天下之人。非財則不聚。財用足。然後百志成。食貨通。然後民安居。此大學言生財大易言聚人曰財之意也。故欲知其一歲之總。則會之。欲知其一二三四之數。則乘之。乘其出而知其出之多少。乘其入而知其入之多少。理財之法。於是爲至。而建官爲民之意。於是爲得。其於司會之職不同矣。後世不知其本末源流。徒見先王有長財之實。則諷郡縣以羨餘之獻者。有之。日進月進。剝民以奉上之欲者。有之。上取之戶部。戶部取之監司。監司取之郡縣。郡縣取之民。而民獨承其斧鑿。故今爲官吏者。無非以辦財賦爲先。今之所以考課官吏者。無非以財賦之辦否爲優劣。閭里之彫耗。市井之蕭條不恤也。獄訟之不戢。差稅徭役之不均。不以爲意也。當是時也。富民猶不免於貧。而況下戶

乎。平時暇日。猶不免於仰屋竊歎。而況於軍期之督迫乎。究論所自。則皆始於張官置吏。失爲民之本意。是以先王之八法。反借之以爲臨民之勢。先王之六敍。反用之以爲褒奬聚斂之法。嗚呼。其積非一二日矣。其無有以周官之本末源流。而救其弊者矣。

太平經國之書卷第八

宮衛論宮正宮伯宿衛

或問宮正掌兵衛。宮伯掌郎衛。而兵衛郎衛。則皆統於太宰。何也。曰宿衛不統於太宰。則內外之勢。有所限隔。而賢否之人。無所決擇。事權將分。政令將下移而錯出。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曰。信如是說。則九兵皆宿衛也。虎賁之虎士。何以掌於司馬。司隸之隸。何以掌於司寇。司寇猶有可誘者。曰是掌外朝。與京師四夷之兵耳。若虎士八百人。自六軍之外。獨此爲王之親兵。乃不統於太宰。而散於司馬。何邪。曰司馬亦聽命於太宰耳。必散於司馬者。內外雖不可以不相統。而彼此之勢。則不可以不相持。是故兵衛掌於宮正。而王之親兵。與四夷之兵。則掌於虎賁與司隸。昔者西漢之世。以期門羽林等。爲宮禁之親兵。以衛尉掌宮門之屯兵。而以城門校尉。掌京師十二城門之屯兵。及三輔屬中尉之兵。所謂北軍。蓋指環衛王宮。在長安之內者言之。所謂南軍。蓋指十二城門。及三輔屬中尉之兵。在長安之外者言之。及武帝增置八校之兵。以中壘益北軍。以長水、池陽、胡騎、益南軍。蓋北軍不出長安之外。南軍不散在三輔之中。八校則包南北軍在其中矣。是故周勃安劉氏。乃北軍制南軍之效。劉屈氂發三輔近縣兵。及長水宣曲胡騎。入長安與太子戰。乃南軍制北軍之效。宋朝有閤門司。皇城司。又有殿前司。皇城司。有親從官數千人入內。內侍省都都知。與副都知。同主判之。殿前司有馬步軍。殿前太尉。獨統攝之。是故皇城一司。於內庭宿

衛。無不預者。而獨宿直諸班禁衛。則初無所統攝。殿前一司。雖統攝諸班禁衛。而皇城之事。亦恝然不相關。是漢以南軍北軍相制。而宋朝以皇城司、殿前司、相維持。大抵皆祖周人之遺意。而其所爲不同者。漢南北軍。雖隸於三公。而掌於太尉。然皆以文屬而政令不行於其間。國朝則皆統於樞府。周則皆統於冢宰。此所以遠過於漢也。故嘗因是而考之。以爲周人宿衛之制。其別有五。而其所以爲宿衛之政令者。其因則有四。蓋居則有宮中之徒役。公卿大夫之士庶子。以爲環列腹心之衛。若宮正宮伯之所掌是也。出則有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視朝。則在路門之右。若虎賁氏之所掌是也。奉輿馬督扈從視朝。則在路門之左。則有太僕以掌之。所謂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是也。執其兵器服以衛王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內列。則有司隸以掌之。所謂使其屬帥四夷之隸是也。由是言之。環列腹心之衛。非兵衛在內。而不出虎士之衛。爲重兵之衛。王不出亦不行。四翟之隸。則以王之出而環衛諸門。侍御僕從之役。則以王之行。而飭整騶從。此宿衛之別也。然環列腹心之衛。則爲尤重且急。是故稽其功緒。而糾其德行。會其什伍。而教其道藝。所以勸之而使爲善。掌其糾禁。而會其行事。掌其政令。而均其秩序。頒其衣裘。而時其誅賞。所以警之而使不爲惡。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所以不使放僻邪侈之失德。以亂宮中之政令。宮正均外朝之稍食。內宰均內朝之稍食。所以養人心之善。而保護廉恥之風。此宿衛之政令也。夫以貴游之子弟。授之以八次八舍之職事。以宮中之徒役。而錯置於八次八舍之中。既勸其爲善。又禁其爲惡。既不使之混淆。又不使之喪廉恥。若是。則凡居王之左右前後。凡備王之顧問應對者。孰非直諒多聞之士哉。

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學問日新。職業日修。而王亦中心無爲。日見正事而聞正言也。其餘凡係於宿衞之兵者。則大司馬教之。太僕正之。司隸令之。師氏帥之。內外相統。而彼此相持。雖名爲兵。而不聞有一武夫悍卒。放慢詭譎之人。得以厠迹於其間者。每觀成王之季。呂伋掌虎賁之士。非有宰臣之命。則呂伋不敢以擅發。召公雖得以制命。非有二諸侯將命以往。則召公亦不敢以專行。不惟內外相制。而內之夾階陛而立堂垂。執劉鉞而止戈刃者。則又無非冠冕士大夫。是故春秋之際。雖以僭竊之楚。而環列之尹。太師猶得以掌之。是猶有太宰統宮正宮伯之意。區區之曹。荷戈與殳。猶有賢者。如候人之詩是。德行道藝。猶未有愧於宮正、宮伯之所掌也。乃若西漢之興。雖祖周人之故意。而定內外之制。然已駁雜而不純矣。雖然。漢猶古也。不惟南北軍隸於三公。而衞尉、光祿勳皆屬於丞相御史。光祿勳歲以四科考第郎從官。凡更直執戟內謹門禁。外充車騎者。無非以經明行修者爲之。故當時諸呂之亂。滕公除宮。左右執戟不肯去。代王入未央宮。謁者執戟。衞端門不得入。其效亦略可觀矣。自武帝使世家富人。犯令而入朝者。皆得補郎。而郎選於是始衰。自期門羽林佽飛之屬。反隸於光祿勳。以爲天子私人。而兵衞於是始變。自宣帝又發羽林孤兒。佽飛射士。征西羌。而禁衞始紛紛輕出。光武以來。其制益壞矣。京師止置北軍。而八校之兵。併爲五營。南軍不復有焉。中衞不掌京輔士卒。城門不置屯兵。郡國罷材官車騎之屯。而衞尉不聞更戍之士。於是北軍分爲宮官所親。竇武誅宦官。雖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未幾即散降王甫。外既不足以制內。而內之所存者。又未嘗教之使知義焉。魏晉而降。光祿勳不復居禁中。士大夫不

復與宮衞。直閣帶刀。變生肘腋。唐興置左右金吾衞將軍。掌宮中及京師之巡警烽燧。凡翊衞。及外府仗飛番上者、皆屬焉。而文武於是判然兩塗。德宗之世。權移近習。宦官握禁兵。而廢立在其手矣。反覆巍昔李唐之亂。參觀兩漢之盛衰。吾然後知周官之制不可廢。有宮正、宮伯矣。不可以無虎賁有虎賁矣不可無司隸。有宮正、宮伯。與夫虎賁、司隸之屬矣。又不可無太宰以兼統之。

奉養論飲膳酒醬供帳

或問膳夫而下。主食飲膳羞之味。甸師而下。主禽獸魚鼈之獻。酒正而下。主酒漿醯醢之物。宮人而下。主官舍幕幄供帳之儀。至於醫師之中。又有食醫一官。眡羹醬食飲之齊。均鹹酸辛苦之和。會牛羊犬豕魚鷹之宜。每一官而數人分焉。一人而數事萃焉。太宰總之。又皆一切不會矣。豈使之厲民以自養邪。何其厚口體之奉。而侈飲食服御之供也。曰。存我則蒼生可厚。自安則國家可保。人主之於天下。總萬變。財萬物。而養萬民。智慮以治之。非受天下之備物。則不足以養其知。仁厚以安之。非享天下之備味。則不足以養其仁。德音以化之。非兼天下之備產。則不足以養其德。使其氣體衰而不充。精神耗而不行。則四肢不享於安適。而耳目不足於聰明。是以太宰之佐王。將與之論治道。而經理邦國。則內必有以養其心。外必有以養其身。以一人而治四海。則必以四海而奉一人。若夫奉養有節。而交於萬物有道。則自有九式存焉。奢侈非所慮也。故自飲食膳羞而言之。則膳夫掌其名數。無大過不及之失節。庖人令其禽獸。無腥臊羶香之失宜。內饔掌內。外饔掌外。無割烹煎和之不備。烹人掌給水火。無美惡新舊之不謹。甸師又以

薪蒸而從於外。內饔、獸人、獻人、鼈人、腊人。又以鳥獸魚鼈。而入於庖人。辨四時所宜之物。而順其調養。察五行之有餘不足。而助其休廢。凡可以均平其氣體。而衛護其生理者。總之於膳夫。不敢會也。自酒漿醯醢而言之。醯人王舉則共醯物六十甕。醢人王舉則共醢實六十甕。漿人共王之六飲。酒人共王之三酒。以至賓客之禮酒。酒正共之王之燕飲酒。酒正又共之。凡所以祀鬼神而待賓客。充饗禮而共燕飲者。總之於酒正。不敢會也。自宮舍幕幄供帳而言之。其在內也。六寢以致其安。埽除以致其潔。執燭以致其明。爐炭以致其溫。帷幕幄帟以致其貢飭。其在外也。車宮則仰轅以爲門。壇壝宮則刻戟以表門。無宮則共人以爲門。槖柘再重之設。大次小次之張。凡燕寢之居。會同之舍。所以壯威儀而肅供御者。總之於宮人。不敢不盡其飭也。蓋宮、舍、幕、帟、帳御。所以養王之外。而酒、醬、醯、醢、食、飲、膳、羞。所以養王之內。內之養。其於食飲膳羞。則尤致其詳焉。切嘗論之。王日一舉。一太牢也。朔月加食一等。則二太牢也。齋之日三舉。則三太牢也。蓋朔之聽政。勞於常日。於是而有加於常食。祭祀將以致精明之德。自強於禮。而交於鬼神。不可以不備其養。於是而又有加於朔食。所任愈重。所治愈大。則其所養愈加厚。誠以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有堯舜禹湯文武之身。而後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功業也。反覆膳夫一官。其所以養至尊。而助氣體之愛者。一何其至也。必品嘗食乃食。所以謹其節。必侑徹以樂。所以導其和。必奉膳而贊祭。所以起其敬。必受祭僕司士之福與摯。所以養其德。惟其然也。是以居移其氣。養移其體。君父尊安。心廣體胖。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疾疢不作。而民命國脈。不失其所恃。此太宰保護養成之本。非深於性命之理。而明於理亂安危之

原者。不能首慮及此也。自漢以來。失周公之意遠矣。文帝以敦朴爲天下先。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可也。而何至身衣弋綈。足履革舄。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而集書囊爲殿帷邪。是非有供帳服御。以養其外。如掌次掌舍之職也。梁武帝斷禁魚肉。牲牢不殺。食惟糲飯。會同惟菜蔬。變一瓜爲數十種。治一菜爲數十味。甚者日止一食。羣臣曲宴。未嘗奏樂。而臺城之辱。竟以不食而斃。是非有食飲膳羞以養其內。如膳夫以下。漿人以上之職也。夫先王之所以自奉。惟喪荒札瘥。則減膳徹樂。敬天之變。而與民同其憂。其餘則未嘗過自貶薄。蓋將以吾身爲天下本。而何至蕭然自敝其形神若此邪。莫貴於天子。莫富於四海。夫豈不足以奉一人。而所以利天下者。顧豈在於計口腹四體之區區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此固天下之通義。而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家固不可以施諸邦也。夫使殫財以華其居。盡美以飽其躬。五味以爽其口。此固失萬物之性。至於肥甘不足養於口。聲音不足聽於耳。采色不足視於目。而便嬖不足使令於前。則亦非所以爲自厚其生也。自待於非薄。而自敝於多事。曰。吾將以節儉化天下。儒者又從而助之。不知人之和氣。沖然而甚微。泊乎其易危。知用而不知養。吾身之不存。而天下將誰與安哉。需之象曰。君子以飲食宴樂。頤之象曰。君子以愼言語。節飲食。飲食可節也。而不可廢也。天官一官。吾固知謂自有九式者存。何慮其不節邪。玩易之象。反覆膳夫以下之職事。不以所養保毓沖粹。使身安而道隆。當是時也。將不獨一身之肥而已也。天地萬物。實有賴焉。

或問太僕相王燕飲之法而獻主者何以屬膳夫、鬱人、鬯人和鬱鬯而實八尊者何以屬酒正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而朝事饋食之籩豆何以屬天官而爲籩人大司徒掌六鄉六遂之土地而藉田千里何以在天官而有甸師以至外饔之割烹酒正之酒醴此皆主王之飲食而享士庶子亦何以例責之使共邪曰先王之於祭祀賓客至嚴且重特設春官以掌之矣以爲未足而互見於三百三十官之中合職聯事不可槩舉缺然不舉其事者蓋寡至於義相從而類相聚者則亦不得不聚至於一官如有膳夫之食飲膳羞甸師之果蓏薪蒸酒正之酒漿籩人醢人之醯醢均之爲飲食耳事既連於彼則勢不容不散於此此數事之所以盡屬於膳夫以下也若夫敬上帝孝鬼神懷羣臣而恤老幼考其事而推見其忠厚之意則深有可論者矣先王之敬上帝非徒以自敬蓋將教民敬也孝宗廟非徒以自孝蓋將教民孝也燕羣臣享士庶子享耆老孤子非徒以自爲忠厚亦將以教民忠厚也自武王克商之後歸馬放牛示天下不復用然後上自朝廷下至道路州巷蒐狩軍旅而孝悌禮樂之道無不達焉故祀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食三老五更於太學祖而割牲執醬執爵然後諸侯知所以悌成王周公繼之此意亦有加焉夫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非不可以備水陸之產也而千畝之籍三推之禮必親耕以爲祭以爲弗自致焉則猶不祭也不惟齊盛而果蓏蕭茅之屬無非使甸師共之以明其爲自致之物外既盡物則內因以盡忠以此率天下則耕者養者知觀而起敬起弟非復有不耕而祭無誠者人鬼之異趨死生存亡之殊塗非不可以出乎仁智之兩間也其餘庖人則必共

祭祀之好羞。凡祭先王先公之日。必思其所嗜。而羞其所好。其於籩人、醢人。必有朝事之籩豆。薦麷賁韭菹之數。以致其盛。而象其朝時之所進。而饋食之籩豆薦棗栗葵菹之類。以備其細。而象其食時之所進。其於烹人、鹽人。大羹之外。必共鉶羹。苦鹽之外。必共散鹽。不敢一於質而無文。其於酒正。明水之外。必加五齊。元酒之外。必加三酒。不敢一於神而廢人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以此示天下。則凡爲人子者。謹終追遠。而民德皆歸於厚。非復有致死而爲不仁者。燕羣臣嘉賓。所以恩之也。享士庶子。所以任之也。享耆老孤子。所以報之也。然分太嚴而情不接。僕僕亟拜。則非所以爲養君子之道也。膳夫爲獻主。則無降階再拜受爵之勞。而有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之恩矣。禮太迫則懽不洽。賓主百拜。而禮酒止於三行。則非所以使之醉酒而飽德也。共其酒而無酌數。則盡其情而極其懽。未醉而威儀抑抑。既醉而威儀怭怭矣。夫外嚴於分。而內則懷之以恩。生蒙其力。而死則恤其老幼。仁之至義之盡也。以此舉天下。則民篤於恩意。而敬老慈幼。非復有不近人情而背義忘本者矣。嗟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也。關節脈理。實相通而相應。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恤孤而民不倍。上尊賢而民勸善。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由此言之。飲膳非細事也。烹庖薪蒸非賤役。而酒漿醯醢非微物也。膳夫以奉王。王以事上帝鬼神。燕羣臣嘉賓耆老孤幼。推其有餘之養。以興起其孝敬之心。故治國如示諸掌者。必在於明郊社禘嘗之禮義。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者。亦自夫既飲食之。又幣帛以將之之餘也。誰謂其爲不急之務。而不可以不嚴且重乎。自此意不存。而先

王之官。目爲無用。耕籍之官廢。則郊社之義缺。三望而不郊者有之矣。酒漿醯醢之官廢。則宗廟之禮虧。去告朔之餼羊者有之矣。膳夫不爲獻主。則庖饋未免犬馬之畜。君臣之恩意薄矣。邦國不享老幼。則四百甲子。未免泥塗之辱。老成之典刑墜矣。上之人既無敬老慈幼之意。無歡欣交接之情。若是而欲天下國家之治。人民風俗之厚。成王周公之所難也。且成王周公之事。不惟其敬上帝孝鬼神。懷羣臣而恤老幼。有以曲盡乎人情。而感動乎人心也。八蜡之祭。雖猫虎有功於人。猶不忘報焉。況其所當孝敬者乎。至尊既祭之末。不敢忘至賤之卑。雖燀胞翟閽。猶不敢不及焉。況親愛如羣臣乎。瘖聾跛躄斷者、侏儒。猶皆有常職。以食於上。況於死政之老。與其孤乎。學者誠於此而求之。則先王孝敬之誠。忠厚之意。所以曲盡乎人情。而感動乎人心。如膳夫以下數事。又皆其所當爲者。

太平經國之書卷第九

愛物論鳥獸魚鼈昆蟲

或問天官有獸人。掌罟田獸。冬夏獻狼麏。春秋獻獸物。有獻人、鼈人。掌以時獻爲梁。春獻王鮪、鼈、蜃。秋獻龜、魚。則凡鳥獸蟲魚之瑣碎。三人皆可兼之矣。服不氏之教養猛獸。射鳥氏之毆射鳥鳶、天鳥。羅氏掌畜之網羅馴擾。何以復見於夏官。冥氏設弧張爲阱擭。以攻猛獸。庶氏除毒蟲。穴氏攻蟄獸。翨氏攻猛鳥。誓蔟氏以方書去夭鳥。翦氏以蘜莽草除蠹物。赤发氏以炭灰除貍蟲。蠋氏以牡鞠去蠹胆。壺涿氏以牡橭象齒殺淵神。庭氏以救日月之弓矢射天鳥。何以復列於秋官。若曰。天官所掌。惟畜獸魚鼈以供王飲膳之物耳。而禽獸之屬。昆蟲之類。所以爲害於國中者。不暇及焉。彼服不氏之所養。與其所共。冥氏、穴氏之所攻。與其所獻。獨不可合於獸人乎。而事有其官。官分隸於數處。先王豈好爲是不急之物。祿無用之官。以待有事之用邪。曰。先王司事以會官作吏者。因官以存名。其名不可廢。其官則未必皆有。試舉其略言之。士訓誦訓。無他職事。掌葛掌染草。角人羽人。止征一物。戎僕戎右。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有軍旅則用之。甸祝、田僕。有田獵則用之。有喪紀。則用夏采喪祝。以盟詛則用詛祝。建邦國則用土方氏。遠人來則用懷方氏。事至則臨事而兼之。三百六十官。其臨事而兼者。殆相半也。且自服不氏以至羅氏。自冥氏以至庭氏。大抵皆下士一人。否則二人。皆徒二人。否則四人。上掌畜下士二人。則有史、有胥、有徒、二十人。然比之

天官獸人、獻人府史胥徒皆具而徒之多至於三百則又不同矣由此言之天官獸人以下雖具官而設局而夏官秋官如服不氏羅氏掌畜一二職之外意其必皆臨事而兼之耳或曰是則然矣服不氏以下何以必屬於夏官冥氏以下何以必屬於秋官曰掌養鳥而阜蕃之掌養猛獸而教擾之阜蕃教擾爲養育之事夏爲養育之時故以屬司馬掌攻猛獸蟲獸而獻之掌攻猛鳥夭鳥而殺之攻爲殺伐之事秋爲殺伐之時故以屬司寇至於凡田獸之政令則要皆獸人掌之先王於鳥獸之微魚鼈昆蟲之細其在所當養則設官以養之以順春生夏長之道非獨養民而已也其猛鷙在所當去去其託爲神姦在所當除則設官以去之除之以象刑罰之威以順天地肅殺之氣非獨詰姦慝刑暴亂而已也夫以鳥之高飛獸之遠走魚之深潛昆蟲之雜襲至難及以政者也而先王於此猶無所不盡其心焉甚矣法制之修明而先王爲天下興利除害之意非若後世之苟且也如是而受天下之報享天下之利備四海九州之美味可以共受之而無愧矣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其所以爲民物害者非獨洪水而已也自禹驅龍蛇而放之菹而後民不至於無所定自益烈山澤而禽獸逃匿而後獸蹄鳥跡之交於中國者無有容鳥獸之害人者既消猶懼其不終息滅而復出爲惡於是又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雖入山林川澤不逢不若而其所當養者則有益爲虞而掌之蓋周人之政即虞夏之舊政也維紂之時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之後即驅虎豹犀象而遠之每觀孟子論三聖之功以爲驅猛獸而百姓寧比之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蓋知猛獸之

爲天地間害。與洪水夷狄亂臣賊子同。天下既平。九州清宴。八荒會同之後。周公安得不爲無窮之慮哉。因事而建其官。因官而存其名。此非不切之務。無用之官也。先儒徒見夫獸人之官修。則以爲養萬物之悉。孰知興利除害事已而不敢不存其名。有非一職也。周道衰而官職廢。先王興利除害之意無一復存。春秋書秋多麋。則不復有獸人之獻。亳社之雊。東門之雊鴝。則不復有碧蔡氏、庭氏之驅除。校人之烹鴈鶩之詩。魚藻之詩。君子傷今而思古。則不復有獸人、鼈人、大羅氏之養。當是時也。龍蛇之孽。羽毛鱗介之禍。史不絕書。不惟物性不得其寧。而萬物亦不得其養。欲令德及昆蟲。而禽獸之不逼人者難也。蓋後世養民之政。猶苟且而不及。況於鳥獸禽魚之難及以政邪。漢有一宋均。能出九江之虎。唐有一韓愈。能遣潮陽之鱷。則當時以爲創見駭聞之事。嗚呼。彼獨不見禹之驅龍、蛇。周公之驅虎、豹、犀、象與周官之治鳥、獸、蟲、魚邪。

醫官論醫師以下五官

或問醫有醫師足矣。而食醫、疾醫、瘍醫、獸醫。無乃太冗乎。曰古者。史官、樂官、與夫醫卜之官。皆世掌之業。不兼官。不二事。懼其不精也。況夫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執技以事上者。惟醫爲難精。惟疾病爲不可不謹。先王豈敢以一人而兼二三人之能哉。是故食醫之下有疾醫。調飲食者。不兼於治病也。疾醫之下有瘍醫。察內證者。不兼於外證也。瘍醫之下有獸醫。治禽獸者。不兼於治人也。必求其精。而不敢計其冗。甚矣夫先王之仁也。曰先王之於醫事嚴矣。然自萬民及鳥獸無不治療。而王后世子之尊。公卿大夫之貴。反

不及焉何也曰萬民之疾治其疾於已然自王而下則去其疾於未然子不於食醫而講求之乎凡人之疾未有不生於飲食之不謹今也飲食膳羞珍醬之齊既以時而眡之酸酸甘苦辛之助無不以時而和之牛羊犬豕魚鴈之宜又以其物而會之凡所以調和王之飲食而助養王之血氣未嘗不及於愜適疾病何自而生乎是故治之於未然之前也不獨食醫爲然膳夫以下如烹人則掌水火凡美惡新舊之不同則必辨之如庖人內饔則掌禽獸凡腥臊、羶、香之不可食則必辨之苟有一物之傷生害氣者無所不致其察也又不獨烹人、庖人、內饔、爲然凡五齊七菹之用醯者則有醯人以掌之凡百事之用鹽者則有鹽人以掌之醯酸鹽酸然後足以成五味之甘而致四時之和氣五臟之不足故雖瑣瑣末節而必立之官以至膳羞酒醴之物凌人於夏則鑑冰以進以禦暑惡之氣六宮六寢之脩宮人於春冬則掌爐炭之共以辟寒濕之氣井匽以流其清泚而泄其汙穢沐浴以澡雪其精神而悅懌其膚體苟有以助王之養而全其內外之和者無所不致其備也又不獨醯人、鹽人、凌人、宮人、爲然內宰之職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九嬪則以時御敍於王所女御則御敍於王之燕寢苟可以防微而杜漸戕其眞而蠱惑其心志者無所不致其嚴也王之所以護養如此而何疾之可致邪大抵味以養精者也穀以養形者也藥石以治疾者也養精爲本養形次之治疾爲下莫貴於王而至於設官以待其疾不惟非臣子之心而亦非所以爲奉養之至者也醫不及王又何疑乎若夫萬民則不然夫自王而下至於公卿大臣凡有爵而貴者不幸有風雨霜露寒暑燥濕之感則其權力足以致醫其財賂足以使醫則亦不待於設官以掌之惟

編戶齊民。未有特富者。生生之具雖粗給。而祭祀醫藥。必有所不足。力既不足以致醫。而良醫又不屑於治。則夫疾醫以下。苟不設焉。民之死於非命者必多也。蓋嘗講衛生之經矣。天有五星。故有五行。以爲寒暑。以爲陰陽。風雨晦明。分爲四時。序爲五節。淫則爲菑。以生寒熱。末腹感心之疾。人有四肢五臟。化爲五氣。一覺一寐。吐納往來。流爲榮衛。章爲氣色。發爲聲音。以生喜怒哀樂愛惡欲之情。過則有傷。夫天之寒暑、陰陽、風雨、晦明。既足以傷形。而人之喜怒陰陽。運於榮衛之間。交通則和。有餘不足則病。今也喜怒之不節。與寒暑之過度者。適相值焉。是以其生不固。疾疢交作。寒極爲熱。熱極爲寒。爲癘瘧。爲痒疥。結爲瘤贅。陷爲癰疽。以至不能自有其生。於天地之間。當是時也。而不有聖人同萬物之憂。同民吉凶之患。不有良醫。探性命之情。而順陰陽之理。辨內外之證。而明死生之訣。則將誰與哀救之哉。是故疾病疕瘍。總之於醫師。而分治之於疾醫、瘍醫。疾醫掌民之疾病。而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瘍醫則掌腫潰金折之瘍。而攻之以五毒。養之以五氣。療之以五藥。節之以五味。以至獸病、獸瘍。亦有官以掌之。亦推其有餘以及其分治其事。而各精其業。歲終則稽其醫而制其食。考其全失。而定其上下。國家仁民愛物之意。至是極矣。若曰。養王於未疾之前。而治民於已病之後。此非先己而後民也。尊卑之分。貴賤之理。臣子愛君之深意也。雖然周家亦豈一切治民於已病哉。凌人之官。日在北陸而藏冰。昭公四年夏之十二月也。西陸朝覿而出之。夏之三月也。司爟之官。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夫出火而藏冰。皆所以助陽而抑陰。納火而求冰。皆所以助陰而抑

陽。以是達陰陽之氣。而均寒暑之節。是以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癘疾不降。民不夭札。而時疾皆可以禦。是亦不必皆待其已然而後治之也。學者講求周家待民之意。則知王之所以不言醫。益無可疑者矣。氣體均和。膚革充盈。無傷生害氣之食。無沈酣燕泆之飲。無淫荒迷惑之好。無風、雨、露、霜、寒、暑、燥、濕之感。百病之源。固已醫之於平時暇日也。昔者春秋之世。晉平公有疾。求醫於秦。（昭公元年。）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其疾如蠱。非鬼非食。惑於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佑。夫平公惑女寵以致疾。而醫和歸咎於良臣何也。不救君之過。不能節王之聲色。彼蓋有所傷而思古也。且不獨此也。如悼子卒未葬。而平公鼓鐘以飲酒。小大之臣。爲一飲一食。而忘君之疾。太師不詔。褻臣不規。而杜簨以區區之宰夫。反越刀匕之職。而進救益之戒。酣酒嗜音。而內作色荒。是安能無疾邪。西漢以太醫、太官、湯官、導官、及庖人。皆隸於少府。而統於丞相御史。是猶有周家之遺意。至東漢則尚藥、太官、御者雖如舊。而悉用閹人以主之。其意已不謹矣。晉以太官屬光祿。以太醫屬宗正。渡江以後。則太官太醫。悉隸於侍中。而唐則悉隸於侍內者。而大臣無所政令於其間矣。夫大臣無所統。則小臣無所忌。飲食醫藥不相聯。則彼此不得以相察。每思天官冢宰之分職。以膳夫等官列於前。而以食醫一官列於後。此玻防微之深意。割烹煎和。一有失宜。則食醫皆得以糾察之。雖曰王不言醫。其醫豈不豫邪。蓋至於大臣之政令不行。則飲食酒漿之小官。各求以自媚於上。雖宰相無如之何矣。而何太醫尚藥之足忌也。嗚呼。此周公之思慮所以求深長。而醫師以下五官。始有可得而論者。

鹽酒

或問鹽人掌鹽之政令。酒正掌酒之政令。政令之在官者。既掌之矣。其在民者。將如後世之榷鹽榷酒乎。抑以鹽酒與民。而聽民之自取其利乎。謂鹽酒有榷。則先王九賦之目。未聞有鹽酒之故。而與斯民爭口腹之尋常。亦非先王所以仁天下之心。謂聽民之自取其利。則鹽人之外。在地官則有川衡。以誅罰其犯禁。酒正之外。在地官則有司虣。以掌市之飲禁。在秋官則有萍氏。以掌幾酒罐酒之禁。又與後世曾不少異焉。何也。曰。先王之有鹽禁也。禁其棄本逐末。與官吏之緣公爲私而已。其於酒禁也。禁其羣飲以鬬爭。沈酣以敗風俗。與其流生禍釁。米粟而已。若夫醯醬之所需。飲食之所用。祭祀之所羞。孝養洗腆之所樂。歲時會合冠昏鄉射之所飲。則先王固與民共之。但收販鬻者之賦。而非復自貪其利。遏其源而不以一孔遺民也。昔者晏子謂齊侯曰。（昭公二十年）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徧介之關。暴征其私。是以民人苦病。而夫婦皆詛。晏子之爲是言也。是知山林之利。先王以來。固未嘗不與民共之也。管人謀去故絳。（成公六年）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韓獻子獨不可。曰。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逸。近寶公室乃貧。獻子之爲是言也。是知山澤之利。雖與民共。而猶未嘗不慮其舍本逐末。以至於貧匱不給也。漢興猶存此意。鹽鐵酒榷之利。雖盡捐以與民。而後元之詔。亦拳拳然。憂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多爲酒醪以靡穀。先王之意。正若是而已矣。春秋秦漢以來。猶不忘之。況以周公憂民之深乎。以百畝分民。以九職任民。有本之可敦。則其

末爲可抑。有生生之可樂。則其刑罰爲可畏。是故周公雖不與民爭鹽酒之利。亦不忝民趨鹽酒之利。夫煮海以爲鹽。利至博也。不爲之禁。則緣畝之農夫將日耗。侈心日動。而本心日搖。官吏之貪者。亦將並緣以爲姦矣。粢豕以爲酒。禍至無窮也。不爲之禁。則淫酒而無度。是以民人及市羣飲而鬬囂。酒亂其德。而獄訟日益繁滋矣。周公於此。則一切有法以待之。其鹽人酒正之政令。彼特施之上者也。而猶有式法以受酒材。有酌數以供祭祀。有法以行頒賜。有書契以受秩酒。有日成月要。以考出入。自王后之外。雖世子之飲。亦有歲終之會。而況敢縱民於酣飲乎。其取鹽也。必有簿書以責其數。其受鹽也。必有符節以防其僞。況敢縱民於浮食乎。故公鹽之入有數。而民之食鹽者亦有數。公酒之用有數。而民之飲酒者亦有節。但酒正內官耳。自酒人而下。皆奄奚爲之。勢不可以行呵禁於外。故至市官之屬。則有司虩以掌之。刑官之屬。則有萍氏以掌之。鹽人既共祭祀賓客之鹽。共王后世子之鹽。與凡牲膳羞醬百事之鹽。故雖專鬻鹽之命。而掌天下鬻鹽之數。而山林川澤鹽鐵之藏。則有澤虞川衡以掌之。而川衡之掌。則又有大川、中川、小川、以別之。巡其川澤而平其守。執其犯禁而誅其人。內外相若相維。而法令可次相考。大抵勸農而美風俗耳。其禁雖嚴。初不以自利也。其民安於禁而樂於生。初不以爲怨也。若夫後世則不然。自文帝以來。雖不與民爭利。然徒善不足以爲政。而鹽鐵在民。酒利在民。其亦太無制矣。徒知其害。而不能定其法。歲雖勸民耕殖。不知固已導民而趨末也。至於孝武。則又不顧斯民之無以爲生。一舉而盡奪之。幹官鐵官之設。雖近於酒正、鹽人、水衡、都水、之設。雖近於萍氏。大抵不過幹鹽鐵而榷酒酤耳。而又或屬於內史。

或屬於少府大臣之政令不行於其間而取之無藝斂之不愜衆心斂固有不平於下而鹽鐵酒榷均輸之議所以起後日賢良文學之紛紛也自是而其禁益嚴其犯愈衆吏卒搜索私屠酤至於壞室廬而毀釜竈兄弟妻子離散生業破蕩無餘而民之以酒獲罪者方日來而未已髡黥積於下私鬻不爲衰減力不足以執之則淩成頑俗而流入姦盜民豈樂爲此哉上之人既不能制民之產民方懼死於飢寒而冒求升斗以苟活但莫知性命縱之則不顧而逐末迫之則急而犯法耳問未易呵禁也先正翰林蘇公論酒誥一書以爲漢武帝以來至於今皆有酒禁刑者有至流賞或不貲未嘗少縱至於私釀終不能絕也周公獨何以禁之曰周公無所利於酒也以正民德而已甲乙皆笞其子甲之子服而乙之子不服何也甲笞其子而責之學乙笞其子而奪之食此周公所以能禁酒也況又有所謂百畝之可耕九職之可任乎今世鹽酒之禁蓋亦反其本而已正使有本之可趨猶不當禁之使至於此極況未嘗有本也舊嘗論州縣官吏之自爲私酤而不必禁民之私酤又嘗論州縣當置鹽本錢爲之增價以買鹽而減價以賣鹽此則姑因今日之勢而行此不得已之策譬之欲紓其兄之臂而教之姑徐徐云爾周公之法意至此殆有未易言者

太平經國之書卷第十

理財論太府以二三府

或問周禮眞理財之書乎。曰。周之理財。理其出而已矣。非理其入也。理國之財而已矣。非理天下之財也。昔者天下之民。百畝之田。可以無飢。牆下之桑。五母之雞。二母之彘。可以衣帛而食肉。而又任之以百工商賈。責之以嬪婦臣妾。資之以山澤藪牧。故其地無餘利。而其民有餘財。當是時也。下之所以輸於上者。常易辦。而上之所以取於下者。常不見其難集。內而九功之正稅。九職之正賦。外而九正之常貢。其時已至。其財已可取。則太宰立法以授之征者。司徒之屬征財以入之掌者。太府之職掌財以頒之當用者。如斯而已矣。非理天下之財之入也。財之來爲無窮。財之取爲甚易。其藏之也。常充足而盈羨。而其用之也。則常懼其姦欺而鹵莽。是故一時之財。不待於理其入。而常盡心於理其出焉。每觀六典之書。六卿之職。兵既以私田而不餉。士大夫既以公田而不廩。而歲時經費。獨祭祀、賓客、田役、喪荒、飲膳、衣服、與夫稍秩匪頒。賜予玩好。數者之用而已。周公於此上則慮夫人主侈心之生。而妄費之無節。下則慮夫掌財用財者之滲漏乾沒。或有以容姦而肆欺。異日之憂。則又慮夫國計匱乏。而府庫空虛。既窘於用。則不免虐取於民也。於是一毫財賦之出。而數人之耳目通焉。冢有太宰、小宰、宰夫。後有太府、掌皮、地官之屬。又有泉府、倉人、廩人。但斂散賙救。事近於民。故泉府而下。皆以屬地官。太宰兼制國用。故太府與司會。皆列於天

官。而太府以下三府。則皆掌貨賄泉布以待用。司會以下四職。則皆掌會計以足用。衣、裘、皮、革之數。一歲之出入尤多。則又專命司裘、掌皮。以會計其用。反覆十一官之職。未嘗不深歎周公措置之合宜。而均節之有法。防閑之周密。而視聽之詳多也。蓋內府若可以兼玉府矣。而必分爲二府者。切於一身之用。固不可以混夫一國之用也。司會若可以通司書矣。而必立爲二司者。掌財用之會計。固不可以汨之以書契版圖也。職內若可以攝職歲矣。而必列爲二職者。出入之數。固不可以專責之一人之手也。使其兼攝而通行之。則不惟不免於姦欺。而其內外之參差不齊。出入之交錯差舛。簿書會計之煩多委軋。亦必將有敝其精神。而昏其思慮者。周公不爲此也。故以太府言之。自關市之賦。以至萬民之貢。其各有所待者。非以其物也。以其數之多寡。而爲所用厚薄之限也。以其數之多寡爲限。則用不免有欠餘。勢不免有相補足。而財不免有相移用。移易紛然。始舛錯而難考。是非一人之所能理也。故法式則見於太宰。而定數則見於太府。移用則掌於職內矣。以內府言之。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與夫四海幣獻之貨賄。紛然而入。既擇其精美者。以充王之藏。又擇其精美者。以充王之獻。九貢、九賦、九功之良兵良器。與夫四方之金、玉、齒、革、兵器。雜然而受。既以共王之玩好。又以共王之獻賜。又以待邦之大用。是亦非一人之所能究也。故其大體則掌於內府。而其精美緊切者。則分於玉府矣。又以外府言之。掌邦布之出入。以共百物之用。此特其綱領也。至於王后世子。凡衣服之用。邦布者。則共之。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凡幣帛賚予之用。邦布者。則共之。賞賜給勞之用。邦布者。則又共之。其出入支用。固已鎖碎不一矣。而斂滯貨給賒貸。所以與民

用通者。則又豈外府之所能兼乎。故係邦之用者。則外府領之。而其在民者。則分於泉府矣。以至司會而下。掌皮而上。其所以設官分職。而不相參者。大抵皆然。雖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而司書亦別爲一書。以待司會之考。以佐太宰之摠節。雖然。此特其不相參者耳。至於相參而相考者。則內府在內。反以共邦之大用。外府在外。反以共王及后世子衣服之用。內外互相考也。職內職入。反以每歲所入。而考其所出。職歲職出。反以每歲所出。而證其所入。互相出入考也。不相參則可以專其耳目。必相考則可以防其姦欺。惟其然也。故財用之出。上無所肆其侈。下無所容其私。上不侈而下不私。則財常足於用。征斂常不至於虐。而民無復有受其病者。然則周家之理財。理其出而已。非理其入也。理之於上者。不欲虐取之於下而已。非固屑屑然爲是不憚煩也。太宰統其大綱。司徒統泉府、倉人、廩人之大綱。會計則均出於司會。式法之數。則同出於太府。然則論周家之理財者。太宰之府。較太宰、太府式法之次序。辨九貢、九正、九賦、九職、九式、九事之異同。此則自有諸儒之傳說在。

內帑論三府供王玩法

或問五峯先生嘗言。四方職貢。各有定制。無非王者之財。不可有公私之異。今太府乃以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不幾有唐德宗受裴延齡之欺罔乎。玉府乃有王之金玉、玩好、兵器。不幾有如漢靈帝之置私庫乎。內府乃有四方金玉齒革良貨賄之獻。而共王之好賜予。不幾有如唐諸節度之獻羨餘乎。曰。此周公之所以爲切近人情。而經久可行者也。王者富有四海。貴爲天子。若一切限制之。而尋常玩好之私。

亦所不容錙銖之用。必計其出納須臾之欲。不得以自逞。使常得如文武之君而處之。固可以恭儉而無欲。安於嗇陋而無所慕乎外也。子孫不能皆賢。不幸繼之以庸闇之君。不堪其檢制而奢侈之念。不能自克於胸中。鬱積磅礴之除。啓其暴怒而逞其威虐。一日而發泄之。則人欲橫流。反有不可得而遏者。且夫玩好之私。亦人主之所不能免也。以舜之聖。而猶有漆器之造。而通道九夷八蠻之後。西旅之獻。雖武王猶不免焉。後世如漢文帝之恭儉。能惜露臺百金之費。而不能無賞賜累鉅萬之私。是以周公之深見遠識。雖不敢導人主以奢侈。而亦不敢強人主以所不堪。自今觀之。玉府一職。終始皆稱玉。雖燕衣弊器衽第席牀。亦無不盡其飭。而極其精。既以其金玉寶貝之器物。又以其精美珍異充玩好。以玩好之心見於物。則曰小用。曰好用。以玩好之心見於人。則曰賜予。曰好賜。亦曰好用。大抵總而言之。則曰玩好。別而言之。則曰小用賜予也。周公非不知玩人則喪德。玩物則喪志也。然至於非喪志之物。非喪德之人。人主苟有所好。而無損於爲君之大體。亦安得而盡絕之。況夫太府所謂式貢之餘財。非惟曰吾欲取其餘。而不顧式法之所當用也。必待九賦以充。九式所用之餘。九貢以充邦國弔用之餘。然後共之。若其無餘。則亦無可共矣。玉府所謂金玉玩好之獻。非曰九賦九貢之入。吾必責之以此玩好之獻也。辨其所產之地。而收其入。如其地之止產此物。而可以充玩好。則亦足以使其所貢矣。內府所謂金、玉、齒、革、良貨賄之獻。而共王之好賜予。亦非其出於九賦九貢之貨賄也。即四方諸侯朝覲聘問之時。獻國珍異之物。而引見之於內府者。及其有問省之費。則各以其四方之所無者。交錯而分遣之。土亦無所利其物矣。夫此三者。既

無所損於人主之大體。亦非所以滋人主之侈心。脫使侈心由此而動焉。則冢宰又時以道而養正之。以格其非而易其慮。彼將動顧九式之成法。而一毫不敢有所過差也。又何至於有漢唐末流之弊乎。自此論不明。而儒者過爲儉嗇之說。而強其君以所不堪。將使之飯土櫏啜土鉶。以萬乘之尊。而下爲監門逆旅之態。經制不立。而子孫無以持循。縱欲之心。其終未有不勃然而生者。西漢之初。頗知此意。以大司農掌天下經費。猶外府也。以少府掌山澤陂池之入。自佐天子禁錢。而給私共養。猶玉府內府也。雖無太府一官。以總其出入。而有計相以會計之。則猶司會、司農、少府、及計相。盡屬於丞相、御史。則猶周之統於太宰。自光武變亂舊制。以山海鹽鐵。而歸之郡縣。出少府禁錢。而屬之司農。使宮中私用。一切皆於司農取之。而司農又不盡應其求。章、和、以來。不能堪此。於是別自立監。而用閹人以領之。而威靈之君。每歎天子無私財。而開鴻都賣爵。後園自爲私藏矣。馴至於唐。益爲無制。以天下金帛。盡貯於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而聽天子取給之便。以天下之公賦。而爲人君之私藏。有司不復窺其多少。而宦官領事。至三百餘員。此固不足道也。至於楊炎以片言移德宗之意。即日下詔。移內庫之積貯。而盡歸之左藏。議者皆稱其美。而不知德宗之刻剝聚斂。受延齡之欺罔。而來諸道之羨餘。乃自此而始。惟宋朝盡去漢唐之弊。而復周公之遺意。凡天下金玉之物。皆歸之奉宸庫。在周則爲玉府。凡山澤鹽鐵之賦。皆歸於內藏庫。在周則爲內府。又有左藏。以比周之外府。然其所以異於周者。獨以大臣不得以知出入盈虛之數。而無以撙節於其間也。渡江之後。又別置激賞。即今之南庫是也。雖宰相領之。謂之兼制國用。而內外已判然不相干矣。

嗟夫。竭四海之財。而恣一人之侈。周公固不爲此矣。至於防其侈。而截然無一毫之假借。亦豈爲近人情。而經久可行者乎。至於是而後知周禮之用不可廢。

太平經國之書卷第十一

會計上論司會以上七官

或問周制天下之財皆受令於太宰而總於太府其王府則專掌王之器物以共王之服食好賜其內府則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其外府則專職邦布以待邦之小用至於司會則惟總其會司書則惟總其書職內則惟記其入職歲則惟稽其出職幣則惟振斂財幣之餘與夫司裘掌皮則又皆惟會計一物一用是自太宰而下其出納移用之權盡總於太府而司會至掌皮則不過糾察鈎考之而已然太府則下大夫爲之長而司會則反以中大夫爲之長司會之權反重於太府何也曰此聖人之深意也以會計之官稽掌財用財之吏苟其權不足以相檢括而爲太府者反得以勢臨之則彼將聽命之不暇而何敢以究鹵莽而察姦欺鹵莽姦欺無所忌則沉匿掩蔽之弊生而匱乏枵虛之患至暴征橫斂之原必自是而啓矣是以聖人必使之有相臨之勢以去其相黨之私然後理財之本末爲可觀自今以司會而下考之所謂職內職歲司書職幣司裘掌皮亦均之爲理財也宜屬於太府而皆司會主之司會之權不重乎不惟此也太府頒其貨於受藏之府頒其賄於受用之府凡掌財用財者無不於太府受財焉而詔王及冢宰廢置乃司會主之司會之權不重乎抑又不惟此也司會、司書、皆一體也司會掌六典八法八則之二司書亦掌六典八法八則之二夫六典以治邦國八法以治官府八則以治都

鄙。乃宰相之職業。而太宰之所以佐王者也。二之以小宰。固其理勢之當然。彼司會、司書。乃亦得而二之。司會之權。不重乎。夫惟會計之權重。則糾察鉤考之勢。得以行於諸府之中。事不至於欺僞。用不至於乾沒。數不至於虧耗。國計不匱。而功化無不舉。推而至於典法則之處。無不各行其所行。大抵欺罔不生。則財用足。財用不缺。則百度無所虧。可以備威儀。可以興文物。車旌、圭璧之器。梓、匠、輪、輿之度。衣裳、冕弁、尊、爵、俎、豆之禮。上而郊天祀地。下而師田行役。冠昏喪祭。皆可以並舉而無遺。當其禮制樂作。兵寢刑措。而餘財餘力之效。雖神祇祖考。尤安樂之。治道之治天下。夫孰有廢而不舉者。向使司會之於太府。不敢論其曲直當否。不敢抗其是非。上下相蒙以爲欺。而彼此相容以爲姦。則不終日而匱乏隨之矣。財力既屈。國用蕭條。下無以應無厭之求。上無以充法式之用。上下解散。而禮樂庶事。廢墜而荒落。向之所謂六典、八法、八則。太宰固不得而自行矣。然則周家所以重司會之權者。固將以助太宰之治也。春官太史亦然。鄭氏不深於周禮。乃謂太府若漢之司農。司會若漢之尚書。不知漢以司農少府。掌內外之財。而尚書特少府之屬官耳。糾察鉤考之權。安得以其屬而行於其長也。而後之儒者。則又疑泉府、倉人、廩人。掌泉穀之出入。而不會計。不知此三者之列於司徒。特以其事近於民耳。若會計則同出於司農而已。且其致九貢、九賦、九功、九式之財用。所以於其入而會之也。掌官府郊野縣都百物之財用。所以於其出而會之也。以其入而考其出。所以參互而會之也。百官之府。百里遠近之郊。三等之采地。司會皆得以會之。固不應若尚書之卑。而法不及行於司徒之屬也。先王建官之意深矣。漢唐何足以知之。漢興之初。亦嘗少近於

此。以蕭何爲相國。而以張蒼爲計相。計相之權。正周司會之職也。命名曰相。與相國並立。其事權爲甚重。計天下之財。而財不在其手。其鉤考爲甚分。使漢終守此制而行之。於司農少府之上。夫誰曰非古。然其遷計相也。止於一月。其更計相而爲主計也。又止於四歲。自是而後。主計之名。與蒼俱罷矣。司農少府各自受天下之財入。而三公之屬。又有倉曹以主倉穀。有金曹以主鹽鐵貨幣。又自分司農之財而有之。而會計之官。獨無聞焉。遂使鄭氏猥以尚書而充之。每觀文帝問一歲錢穀出入之數。而平勃皆以爲不知。而請問治粟內史。則知錢穀自司農之外。無有能知其數者。宣帝之世。韓延壽守東郡。放散官錢千餘萬。是時蕭望之爲御史大夫。即遣御史詰問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豈自計相罷後。御史總領天下之財計邪。是未可知也。自光武歸禁錢於司農。歸水利於少府。歸鹽鐵於郡國。意善而治不精。故章、和以後。改司農平準爲中準。而列於內署。而取少府之所掌。尚藥、太官、御者、鉤盾、尚方、考工、諸曹。列而爲監。又盡用奄人以領之。不惟無稽考之官。而士大夫。亦無復有與財計者矣。以至李唐。此弊不革。財雖掌於士大夫之手。而糾察稽考。猶未有執其權者。且三司使之名。一曰鹽鐵。二曰租調。三曰度支。度支以相會計。其名非不美也。然當時三司。獨設副使。以三司使爲之長。則度支要是三司使之屬耳。其官長治財。而其屬考之。於勢爲不順。宋朝三司使。其屬官亦有磨勘司均之。爲失周官之意也。渡江之後。南庫令宰相提領。雖稍異於他官之檢覈。而內外不得以兼統矣。然則因宋朝之磨勘司。唐之度支使。漢之計相。而正之以周人司會之名。使之權尊勢重。以臨於三司之上。而受令於三公之下。國用其庶幾乎。

會計下論同上

或問西漢自計相主計之罷司農少府分受天下之財倉曹又分司農少府之財利權散主漫不可考疑其爲防甚疏矣而當時之財物反以充羨東漢自光武歸鹽鐵之利於郡國幷水衡之利於少府出少府之陂澤於司農司農以四時受郡國錢穀之數四方調度一切關請又有尚書以參互鉤考之利源始澄不相殺亂疑其爲防甚密矣而當時財物反以耗散而不足何也曰東都之不足固其法之所宜有也宮中用度一切付之有司豈後世之所能堪尚書少府之屬耳焉有其官長理財而其官屬能考之者前二論已詳之矣此不必復論乃若西漢之所謂充羨亦不過一時取天下之財而聚之公上耳非有會計之法以通融上下之有無以均節財用之出入而至於有餘也食貨志言武帝之初承文景之後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腐敗而不可食財物之浩穰漢之富庶於是爲極矣然建元三年平原河溢民已相食何但若此廩廩也六十餘年之富庶曾未三年遽不足以支一朝之變乎蓋自賈誼晁錯勸文帝以蓄積均之爲蓄積也誼則欲公私之兼足而錯則專剝民以厚君今年入粟於邊郡明年入粟於內郡郡縣之倉庾皆盈矣而民則無顆粒之餘平居無事猶以自造而不見其缺一旦旱乾水溢變起倉卒民則何以支此帝也哆然徒見其上之有餘而不知其下之不足外則窮兵黷武內則窮奢極侈公卿大臣曾無一人焉執均節之法以限制其方張之意至是則公私俱困矣竭四海之財不足以贍一人之欲財力既屈急征橫斂生民復被其毒蕭然殆無

以異於水旱之時也。嗟夫。舉天下之財。而藏於國。其斂之既無度。舉國家所有之財。而奉一人。其用之又無節。而其極也。又不免暴征於民。以寬其目前之計。若是而猶曰。西漢之財物充羨。吾亦不知其以何者爲充羨也。況又有所謂鹵莽蔽匿之失。乾沒滲漏之弊。千姦萬欺之轉移攘竊乎。取之無度。用之無節。而會計之尤爲無法。蓋嘗觀之。中尉設卒。動數萬人。王溫舒・樂安隱田。幾四百頃。康衡・關東流民。無名者四十萬。石慶・少府陂澤。多爲貴戚冒懇。石顯・版籍甚不明。而口算田租所入。甚無定數也。近稅武關以給守卒。遠田車師以給過使。（土武紀・下西域・）公車索米於長安。（東方朔・）按廷出私錢以養宗室。（丙吉・）郎官出私錢以市財用。（楊惲・）劑券甚不明。而廩祿所給。甚無定所也。會稽計籍。三年不上。（嚴助・）內史假貸。租多不入。（倪寬・）東郡官錢。放散至千餘萬。（韓延壽・）乘傳而行郡國矯賦。至六百萬。（賈誼・）課最甚不嚴。而州縣所供。甚鹵莽而無定期也。乘輿賜竭。取給大農。食貨大農錢盡。續以少府。（賈捐之・）平陵工作。取諸水衡。（宣紀・）私用經費甚不常。而緩急所移用。甚紊亂而無定制也。以至無額雜賦羨租之積。尤爲泛然無統。如贖罪之錢。儲於北軍。（江充・）無名之錢。儲於郡內。（張安世・）卒吏之錢。寄於州郡。（東海・）廩犧之錢。寄於馮翊。（韓延壽・）軍市之租。委於邊吏。（馮唐・）則其渙散。尚有未易究者。執掌之官吏。出入之司猶存。不聞有奉公廉平者。羅邊穀百萬。而虛數至六十萬斛。（趙充國・）傲民牛車。而增價至三十萬。（田延年・）甚者或私傲賓客。而入多逋負。（鄭當時・）則其轉移侵藉。尚有未易悉數者。蓋自漢家無計相之官。公卿大臣。無有能知錢穀之數。是以人主肆其侈於上。人臣肆其欺於下。而民獨被其害於中。以至於若此時也。周家之所謂充羨。宜不如此。夫以

漢去周之近。使其參酌周制。有書契版圖如司書。則口算田租。何至於無定數。有頒財受財如太府。則劑券稟給。何至於無定所。有九貢、九賦、九功之令。財用有日成、月成、歲成之考。出入則課最期會。何至於無定期。有玉府、外府。則經費私用。必不至於紊雜。有職內、職幣。則羨租雜賦。必不至於渙散。總而言之。有會計之權。如司會之重。則凡百官吏。又將不敢以容其姦欺。奈何聚天下之財於公。而聽君臣上下之各自行其私乎。恣人以財。而人無不貪。猶飲人以酒。而人無不狂也。與人以利。而人無不取。猶飼馬以芻粟。而馬無不食也。周公創法。肯若是其疏乎。周家會計之法。所以爲盡善者。蓋不獨考其國之財。亦將以併考天下之財也。以司書觀之。所謂知民之財者。則諸府所受之貢賦。必欲知其欠餘也。所謂知器械之數者。則執事官吏所用之器械。必欲知其存亡也。至於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則井田夫家有多而有寡。牧野畜產有蕃而有耗。無不考之知。山林川澤之數。則山林之財木有童而有殖。川澤之蒲葦魚鼈有盛而有衰。無不考之若其有餘。則輸官之數。必不容其虧。若其不足。則輸官之數。必不取其盈。蓋上下相通。有無相濟。合天下爲一體。而爲之。不若漢之判然不相關也。論財物之充羨。其本末源流。要必如是而後可。

內治論內宰下十九

或問內宰之職。治王內之政令。分其人民以居之。內宮何以容人民之居處。凡建國佐后。立市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王后何以與市井之細事。內小臣掌后之好事於四方。掌后之好令於卿大夫。婦人無外事。何以外通諸侯。而內交羣下。內宰既掌宮中之祭祀。而女祝又掌王后之內祭祀。漢家尙除祕祀。今女

祝之設豈無執左道入宮而爲厭禱者有府史胥徒有宦官宮妾數者混然淆亂雜居而錯處豈無爲淫邪以汚宮壺者后夫人以下女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自有定數也何以獨不著其數典婦功、典絲、追師、染人、屨人無非是人也而內司服縫人何以獨參之奄官以至春官有世婦矣而此又有世婦春官有司巫男巫女巫矣而此又有女祝春官有司服矣而此又有內司服冬官有鍾氏染羽矣而此又有染人獨不可併省而合於一也凡此十有九官之職事三等之官長其所議論者固不一也姑以是八者而言之則尤爲可疑者曰子之所以爲疑非以夫后與市事則內外爲相紊人民官吏與宦官宮妾雜處則內外爲相亂有外祭祀則內將有厭禱之事有天官等官又有春冬等官則內外猥多泛濫之職邪此正周公立國之規模維持之周密而措置之纖悉詳盡者不以通內外則以嚴內外者也夫以宮闕之尊嚴而與市井之猥賤以王后之祕密而行諸侯卿大夫之好禮以士大夫之自貴愛而雜奴僕熏腐之餘亦固幾於褻矣然家與國非異政王與后非異體內廷與外廷非有異勢也且王后之分陰陽之理相佐以相承者也王則立朝於前以先乎義后則立市於後以後乎利朝市何嫌於相關乎天子享諸侯王后則亞獻上公侯伯子男來朝夫人則致禮四方何嫌於有好事乎前有宮人之職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掌寢處、燕息、沐浴、櫛髢、私褻之事而隱然厲其敗禮敗度之心後有典婦功等取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掌衣服冠履之物而防人主奢侈之私用度耗費之漸以去其害國亂政之源士大夫何嫌於處內庭乎凡此無非所以通內外而同之也分其人民邪宮壺之執事室廬府之在內者至於府、史、胥、徒、賈、奄、奚、工、

女酒、女漿、女籧、女醯、女鹽、女冪、女奴、女御。則又自分而爲內外。天官世婦。以廣嗣爲義。春官世婦。卿也。以掌女工之宿戒。名同而官異。則不得不分內外。司服。所以掌外朝之服飾。內司服。所以掌王后之服飾。鍾氏染羽毛。以充國之用。染人掌絲帛。以充王后之用。內有不可以兼外者。典婦功、典絲枲之職。雖用士人。而內司服、縫人之職。則自用奄人外。則有不可以至內者。神所在而有之。先王隨所在而祭之。不惟以示忠厚不忘之心。亦所以爲交神明合三才之道。故在內則有女祝。在外則有司巫。內外不敢互用也。國君過市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是市雖立於后。而過市之禁。則極於嚴。內外未嘗相離也。以至九嬪、世婦、女御之不著其數。亦所以嚴內官之選。不苟於色。不輕於澤。以濁亂宮闈之內。凡此又無非所以嚴內外而異之也。蓋昔者先王之意。以爲內外不通。則內外間隔。藩牆有比鄰之異。精神扞格而不通。法令窒礙而不行。利害相視而不相成。非宮中府中一體之意。至其一於通。而不行之以嚴。則又不免於尊卑之煩紊。男女之濁亂。職事廢弛而不舉。知慮疏略而不周者。亦非辨方正位。設官分職之意也。天下猶人之一身也。耳目口鼻。各司其官。而不相爲用。先王之所以嚴內外者。實似之。至於精神氣血之所以周流於一身者。則未嘗壅遏而不相通。先王之所以通內外者。實似之。周衰王制不明。內外之政。甚無足觀者。朝市異路。王后不同心。椒房之重。反挾蠱媚之道。門庭閨闥之內。尚不暇於整飭。而況市井之細。諸侯卿大夫之事乎。妃嬪媵嬙。列屋而望幸。負寵而爭妍。宮掖有醜惡之聲。妃妾起巫詛之風。宦寺擅出納之權。宦官宮妾。相與亂其內。而公卿大臣。疏隔於外。莫有誰

何之者矣。究論所自。則皆始於太宰之權去。而內宰以下十九官之職。不領於大臣也。嗚呼。大臣之權去。內外之禍。蓋有不可勝言者。

周禮五官考

陳仁錫述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周禮五官考

明　古吳陳仁錫明卿述

儒者多讀無用之書。爛然芸緗。而曾不比保殘守闕之漢儒。古人所謂有書不讀。良可惜也。余不慧。引東方朔飲酒法。大略東西周石。秦漢斗。晉魏以下。不過二升。酗然醉矣。六經醇醴也。其猶宗廟燕饗。王及后世子。諸有秩以式敍者乎。若周禮。則五齊三酒。清醫漿酏。共酒酌數。入于酒府。惟王詔之。故周禮之于五經也。如關石和鈞焉。魯論宗一周。周公監夏殷。六百餘年。至孔子。周禮在魯。曰。舍周何適矣。粤遡禹會塗山。玉帛萬國。湯黜夏。歸商者三千。周蓋千八百國。會孟津八百。及春秋冠帶十二。未幾合爲七。併於秦。周諸侯盡矣。諸侯盡而周亡。周亡禮亡。孟子周末人也。公田私田。說已不詳。幸其書出于文、景之代。故四書者。周禮之箋疏也。吳臨川曰。周官六篇。其冬官一篇缺。漢藝文志序列于禮家。後人名曰周禮。文帝嘗召至魏文侯時老樂工。因得春官大司樂章。景帝子河間獻王好古學。購得春官五篇。武帝求遺書上之。藏于秘府。禮家諸儒。皆莫之見。哀帝時。劉歆校理秘書。始著于錄。略以攷工記補冬官之缺。歆門人河南杜子春。能通其讀。鄭衆、賈逵受業于杜。漢末馬融傳之鄭元。元註行世。宋張子、程子。皆尊信之。王文公又爲新義。朱子謂此經周公所作。但當時行之。恐未能盡。後聖雖復損益可也。冬官雖缺。以尚書周官考之。冬官司空。掌邦土。而雜于地官司徒。掌邦教之中。今取其掌邦土之官。列于司空之後。庶乎冬官不亡。而考工記別爲一卷。附之經後云。愚按冬官非闕也。或曰。攷工記其殆遂古之書。而周人輯之歟。築氏之爲削

也。鳧氏之爲聲也。桌氏之爲量。鍾氏之爲染羽也。其義不通于今。古音也。甑、甗、鬴、鬲、庾、豆。皆埴也。有虞氏尙陶。則河濱之物耳。古俗也。西北利用車。東南利用舟。上古東南不闢。用車多。用舟少。舟制不傳也。盧何以爲戈柲。宜何以爲人頭也。古語也。以柯量車。以庇量耒。古度也。字奇而法。辭富而鑑。不與五官同古文也。營國經野。不與五官同者。古奠泲法也。傳稱密須之鼓。闕鞏之甲。兌之弓。和之矢。此乃中古之制。非太上皋陶鳧桌之范也。故攷工記遠矣。辭薄商書。銘埒商頌。文采則虞書之繪繡。尺度則禹貢之斤。後之作者。猶騏驥之逐日而馳。遼乎其不相及矣。故此書隸于周官可。不隸于周官可。其不亡者。劉氏力也。補冬官昉宋俞廷椿氏。其後王次點氏。邱葵氏。吳澄氏。何喬新氏繼之。互有增損。大都殉地官之似。以補冬官大司徒之文。十去八九。小司徒則盡去之。夫大禹相舜。猶系司空。故召康公以太保營洛。仲山甫以冢宰城齊。召穆公平淮夷。亦命營謝。宋皇國父。以太宰爲平公築臺。而司城子罕。以行朴。春秋築城作邑。無慮百千。能者爲之。未有專屬穆王命君牙。作司徒。敷五典。和民則矣。而祁寒暑雨。小民怨咨。則安民固多端。詩不云乎。乃召司徒。俾立室家。不廢土也。王畿千里。大司徒爲政。內而六卿、小司徒、鄉師以下主之。六卿之外爲六遂。遂人遂師以下主之。六遂之外爲都鄙。王子公卿大夫之采地。所謂畿內諸侯也。太宰卽以八則治其國。六卿六遂。天子親擇官而治之。所異者。六遂之官爵。每下六卿一等耳。柯氏作釋原。割遂人以下四十職。以補冬官。較五家尤謬。攷五家所輯。如天官膳夫不離肆。烹人在庖。而獻鼈之人。遊于他署。內司服不出閨。縫人在室。而絲枲元黃。不奉機杼。掌舍、掌次、幕人。後世之更衣湯沐也。獸醫以調天子之

馬。夏采以待大喪之復而黜之他官。春官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謂之五史。故曰祝史示虔也。內宗、外宗、內女、外女。使觀于王后之奉宗廟饗諸侯助王亞祼示敬也。天府所藏宗器也。治中也。民數穀數也。示虔也。司服掌五禮之冕服。示辨也。冢人職天子之陵。使墓大夫達于天下萬姓。示戚也。馮相保章氏。天子以登臺祇祲書雲物。示愼也。曷爲外之。牛人隸地官。羊人隸夏官。犬人隸秋官。大祭祀。大享鬼神。示則司徒共其牛牲。司寇共其犬牲。司馬共其羊牲。牧人無牲。市于司馬。故各異屬。今槩以祭牲入諸禮官。此益謬矣。政官之屬。司勳掌六卿賞地法。凡有戰功者。銘于太常。祭于大蒸。司士掌羣臣之版。司馬論進士之賢。諸子掌國子之倅。祭僕小臣。密邇燕寢。小子之職。戮軍器。屬師田。斬牲以徇陳。司爟掌行火之政令。以出內火。羊人共羊牲。匡人以法則而匡諸侯。擇人掌誦王志。職方氏掌地圖。諸侯牧伯。祕不得見。形方氏制地域。土方氏以土圭相宅。訓方氏道四方之政事。量人量軍壘軍舍。州涂軍社。山師川師。以山澤之名物利害。而頒之于邦國。原師辨天下之地名。而封國立邑。司弓矢掌人繕人。弁師掌戎服。節服氏職衰冕。皆有秩于司馬。不可闕也。大行人以下九職。舊隸司寇。置行人以立于司寇之閒。隱然壬鈇之不犯。今盡取其九職。入之春官何居。司隸五隸之長。罪隸郡國之俘。四隸之俘。大司寇以隸虞之。以法繩之。而役之槽櫪之閒。曷爲入于司馬乎。以全經言之。亦有一疑者。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刖罪五百。宮罪五百。太平之世。殘刑刻膚。赭衣菲屨。交臂歷指而塞路。疑一也。泉府之職。官與民市。吏不能皆才。民不能皆愿。吏橫則欺民。民猾則欺吏。疑二也。周家祭祀。莫詳于頌。昊天之詩。郊祀無分祭之文。般之詩。望祀四嶽河海。四望

與山川。無異祭之文。既右烈考。亦右文母之詩。妣與祖無各祭之文。其作樂。亦未聞有用歷代之奏。以分祀之禮。疑三也。周西都。今關中也。東都。今洛陽也。關中距北虜二百里。封地不加益。且以千八百之國計之。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而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何以封。疑四也。又如以期會男女。調人和萬民。致珍異之物。國服爲之息。或竄補。或誤解。善哉乎鄭氏元之言也。其註小司馬之職曰。此下字脫滅。札爛文闕。漢興求之不得。遂無職其數者。蓋當時僅除挾書律。漢武詔求亦晚。說卦。河內女子始出。卦圖、蓍圖、占法、樂經、笙詩。六篇皆亡。附會閒有又謂此書出于劉歆。歆嘗學奇字于楊雄。故字多誕。然何累于全經。駁鄭氏嘉石註云。嘉石文石也。使民思其文理。而悔過焉。則滇棁之瑪瑙。汶泗之琳琅。不尤善乎。肺石註曰。赤石也。則黃白之石。不可用乎。邦汋者。奸民乘上隙而激衆以倡亂。如水之激而逆行也。今註云。汋如斟酌之酌乎。鈞金束矢。非貧民可辦。履肺石而號。撾路鼓而鳴。先王故不以鈞金束矢。而終困苦之矣。雖然。不猶愈五家耕無主之田。而自畎澮也哉。王安石不善讀周禮。胡致堂不讀周禮。正不知作何分別。大抵學者。始失于過信。究失于過疑。過信則無書不可讀。過疑則無書足讀。此千古讀書之鑑也。五家本。何氏最後。爰書具而報當。故以何氏本行之。仍吳興訓雋之舊。余乃句爲之解。自外屬隸本屬。書舊隸某官。自本屬黜外屬。亦書舊隸某官。補冬官者。凡目之不各書其出。而古本瞭然宜復。若夫陳諸黼坐。詔諸學宮。前賢論列詳矣。

序周禮興廢

周公制禮之日。禮教興行。後至幽王。禮義紛亂。故孔子云。諸侯專行征伐。十世希不失。鄭註云。亦謂幽王之後也。故晉侯趙簡子。見儀皆謂之禮。孟僖子又不識其儀也。至于孔子更修而定之時。已不具。故儀禮註云。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謂當時在者。而重復雜亂者也。惡能存其亡者乎。至孔子卒後。復更散亂。故藝文志云。昔仲尼沒。微言絕。七十二弟子喪。而大義乖。諸子之書。紛然散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又云。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逾法度。惡其害己。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至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孝宣世。后倉最明禮。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學宮。按儒林傳。漢興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時。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而瑕邱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戴德、戴聖。鄭云。五傳弟子。則高堂生、蕭奮、孟卿、后倉、戴德、戴聖。是爲五也。此所傳者。謂十七篇。卽儀禮也。周官孝武之時始出。祕而不傳。周禮後出者。以其始皇特惡之故也。是以馬融傳云。秦自孝公以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絕滅之。搜求焚燒之獨悉。是以隱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既出于山巖屋壁。復入于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皇帝。達才過人。劉向子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時衆儒竝出。共排以爲非是。惟歆獨識。其年尙幼。務在廣覽博觀。又多銳精于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具在于斯。奈遭天下倉卒。兵革竝起。疾疫喪荒。弟子死喪。徒有里人河南緱氏杜子春

尙在。永平之初。年且七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衆、賈逵。往受業焉。衆、逵、洪雅博聞。又以經書記傳相證明爲解。逵解行于世。衆解不行。兼覽二家。爲備多所遺闕。然衆時所解說。近得其實。獨以書序言。成王既黜殷命。還歸在豐。作周官則此周官也。失之矣。逵以爲六卿大夫。則冢宰以下。及六遂。爲十五萬家。絙千里之地。甚謬焉。此比多多。吾甚憫之久矣。六卿之人。實居四同地。故云絙千里之地者。誤矣。又六卿大夫冢宰以下。所非者不著。又云多多者。如此解不著者多。又云至六十爲武都守。郡小少事。乃述平生之志。著易、尙書、詩、禮、傳皆訖。惟念前業未畢者。惟周官。年六十有六。目瞑意倦。自力補之。謂之周官傳也。按藝文志云。成帝詩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書經傳諸子詩賦。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歆。卒父業。歆于是總羣書。奏其七略。故有六藝七略之屬。歆之錄。在于哀帝之時。不審馬融何云。至孝成皇帝。命劉向子歆。考理祕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者。成帝之時。蓋劉向父子。竝被帝命。至向卒。哀帝命歆卒父所修者。故今文垂理則是也。故鄭元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鄭少贛名興。及其子司農仲師名衆。故議郎衞次仲侍中賈君景伯。南郡大夫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又云。元竊觀二三君子之文章。顧省竹帛之浮辭。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如合符復析。斯可謂雅達廣攬者也。然猶有參錯。同事相違。則就其原文字之聲類。考訓詁。捃祕逸。謂二鄭者。同宗之大儒。明理于典籍。恥識皇祖大經周官之義。存古字。發疑正讀。亦信多善。徒算且約。用不顯傳于世。今讚而辨之。庶成此家世所訓也。其名周禮爲尙書周官者。周天子之官

也。書序曰。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是言蓋失之矣。按尙書。盤庚、康誥、說命、泰誓之屬。三篇序皆云。某作若干篇。今多者不過三千言。又書之所作。據時事爲辭。君臣相誥命之語。作周官之時。周公又作立政。上下之別有一篇。周禮乃六篇。文異數萬。終始辭句。非書之類。難以屬之。時有若茲。焉得從諸。又云。斯道也文武所以綱紀周國。君臨天下。周公定之。致隆平龍鳳之瑞。然則周禮起于成帝劉歆而成于鄭元。附離之者大半。故林孝存以爲武帝知周官。末世濱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惟有鄭元編覽羣經。知周禮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答林碩之論難。使周禮義得條通。故鄭氏傳曰。元以爲括囊大典。網羅衆家。是以周禮大行後王之法。易曰。神而化之。存乎其人。此之謂也。

古周禮闕冬官辨 武進徐常吉

周禮闕冬官。漢儒以考工記補之。蓋惜其書之未完。而爲是綴緝之計。雖不免續貂之誚。而于聖人之全經。猶爲無害。近世俞廷椿。乃以爲冬官特散見于五官之內。而未嘗闕。遂掇取五官之屬。而用以補冬官之闕。妄憑胸臆。割裂聖經。殆所謂周公之罪人。夫周禮一書。聖人用意深遠精密。其設一官。分一職。卽如府史胥徒之賤。酒醴鹽醬之微。好用匪頒之末。分布聯屬。靡不各有意義。而欲于其中。任意割裂。以相補塞。則此足而彼虧。襟捉而肘見。是昔猶冬官之缺。而今則五官之俱闕也。昔周禮雖缺而猶全。而今則雖補而反缺焉。其爲聖經害也大矣。曰。然則何如。愚以爲周禮者。周公未成之書。而冬官之缺。不可補亦不

必補也。何以見周禮爲未成之書。考之書傳。周公一年救亂。二年伐商。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又周官序云。成王黜商。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蓋周公自一年輔政。而有流言之變。及鴟鴞之詩作。金縢之書啓而歸。衮衣東歸。始興破斧缺斨之役。管蔡平而卜洛以遷殷頑。公于是遂有明農之志矣。當殷頑弗靖之時。淮夷徐戎實相連結。公之歸政。淮夷尚未剗平。至成王卽政。巡侯甸。始伐淮夷。則所謂滅淮夷還歸在豐。當在公致政七年之後。至是而作周官。前此雖云制禮作樂。而周家一代之典。尚未定也。則所謂周禮者。乃周公預擬之以待他日之用。若唐之顯慶開元禮。初未嘗見之行事。愚故曰未成之書也。所以九畿之制。不與禹貢合。封國之制。不與武城孟子合。建都之制。不與洛誥召誥合。設官之制。不與周官合。則以其未及見之行事故耳。不然。使其已見之行事。則何公歸政之後。成王乃又有周官之作也。愚故曰。周禮周公未成之書也。夫以公之所未成者。而後之人遽以己之胸臆補之。噫亦妄矣。僭矣。

敍考工記江夏郭正域

民有四。工居其一。官有六。司空居其一。禮有六。冬官逸其一。而考工記興焉。其人則攻木、攻金、攻皮、設色、刮磨、塼埴。其技則爲車、爲量、爲鍾、爲鼓、爲圭、爲侯、爲弓、爲矢、爲筍簴、爲營國、爲溝洫。記之所爲工也。夫上古之時。蕢桴土鼓。土簋陶匏而登。無爲器械之用。纖悉瑣尾。於王政何居。蓋器車神鼎。見天巧焉。而聖人之作。無苦窳亦無淫巧。以全民用。以彰軌物。至于工執藝事以諫。則規萬之中。尚有典刑。人主豈敢厭縱

其耳目。以爲邪心。比於末世。木鵝、玉虎、雲梯、威斗、大鍾、刑鼎、瓊弁、金掌、寶山、銀海、楮葉、綵花。爲奇爲褻。恣玩好而蕩心志。則記之所爲戒也。蓋考工而古今不相及。覩若可知矣。夫以記而參五官。五官制事而記制物。五官之文闇然。而記斐然。五官爲經。而記爲疏。五官在方策之間。而記爲顓門之學。五官在周。而記在漢矣。記果弗倫矣乎。然讀記之文。而周之五格、六玉、彤弓、盧矢、豆區、釜鍾、良工哲匠。發硎引墨。如幾見之。循聲得貌。賦象班形。至使般倕攏其指。函冶避其神。離朱謝其巧。操觚之士。不能賈其餘以自見。記之文焉可誣也。世儒執邦土地利之說。而謂于五材無當也。則以五官有越俎而當討。有溢數而當裁。若是乎多官不亡。而記自贅疣矣。夫先王馭吏。精神貫注。而事用旁通。時攝、時析、時置、時省。世代緜邈。莫可殫述。如鴻鳩既舉。不廢五雉。禹宅司空。垂工益虞。殷人五官之外。六府六工。甯爲鹿乎。漢人司空。乃爲御史。隋唐之代。尊爲三公。甯盡得以多官水土之非其職乎。唐虞惟百。夏商官倍。所損所益。若存若亡。必以其屬六十。而不宜有羨。修多官而亂五官。吾無取焉。夫秦漢而後。六籍之亡久矣。甯獨周官。吾猶以五官而僅存。猶當有如記之者。以標其微眇。而暢其疏節。發揮事業。揚詡治平。而奈何更議記也。吾猶以記爲未盡。而量田賦民。耜耦同成。鑄律作樂。梟陶侈弇。不覩先王之大全。而奈何于其幾希之存者。而輕議廢也。今土裂而出甌。甌泉湧而見鼎。鼐博古之士。目瞬必驚。視如神運鬼工。莫可彷彿。由此而談。周漢而上。工絕技而文絕調。記之所考。吾能徵之矣。多官亡矣。夫記者。當自獨行于世。而于五官之眞贋無論也。

考工記跋沙隨程迴

五官體制皆同。而冬官以考工記補之。又自一體。有似造物者。特亡彼而存此。以成是經之妙。考工記不特爲周制。蓋記古百工之事。故匠人以世室、重屋、明堂、竝言之。三代制度皆在此。但書不全矣。漢人以金帛購書。多是僞作。如此文字。非漢世以後。鉛槧所存也。又廬柄也。戈戟之柄。專命一人主之。古字不通于後世者何限。廬字若非訓詁。何以知其爲物柄哉。又椁其漆內而中詘之。椁。註家訓度。看來考工記須是齊人爲之。又詳于車制而不及舟。其爲西北人之書無疑也。鳧氏、桌氏、築氏名義無考。築氏爲削。削、書刀也。不記紙而記削。其非晚周書可知。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太平經國之書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E九七六

鎮